菜友肊說 附錄

武陵山人雜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菜友肊說

附錄

王筠撰

本館據靈鵜閣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菜友肊說

王葆友先生肊說。余昔於山左學幕中得見稿本一巨册。吳縣孫得芝世丈錄而存之。十餘年來。僅記其名矣。比來楚南。丈子伯南茂才行篋中攜丈原鈔本來。爰借校付刻。尚憶在山左時。並見有牟默人先生著書校書兩大篋。皆手稿。惜未錄寫一種。至今猶神往也。物之傳不傳有數。況人之著述。皆精神性命所托。顯晦或不在一時矣。光緒丙申八月元和江標記於澧州試院。

棠友肊說

余自四十歲後。或學而有得。或思而有得。輒札記之。戊申夏檢之。祇得近十餘年所記。凡一本。以便省循再改正焉。安邱王筠。

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illegible]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由此觀之。堯崩則舜爲冢宰。舜崩則禹爲冢宰。禹崩則益爲冢宰。[illegible]云百官總己以聽者也。當此三年中。官命未改。朱、均與啓。皆居諒陰。迨釋服之後。嗣君當立之時。故舜、禹、益避之。設逾年而朱、均、啓已卽位。三年而後避。於事既不合。且必有廢立之事。於理尤不合。故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與舜典曰三十在位。似有不合。然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實二年有一月也。以二年合之二十八年。正得三十年。今之譜紀年者。以堯崩之次年。卽爲舜之元年。不知以此二年歸之堯。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以舜崩之次年。卽爲禹之元年。不知以此二年歸之舜。亦殊疏闊矣。書曰。王徂桐宮居憂。孟子曰。伊尹放之於桐。居憂者。爲人後者爲之子。居仲任之憂也。居憂必於諒陰。而居祖之墓次。故曰放。其三年歸亳。則喪期適符。並放之形迹皆泯。是伊尹之幸也。設處仁遷義。猶或後期。而攝政之期已畢。殊難措置矣。然則三年之喪。經歷二帝三王。未嘗變革。灼然於尚書。得孟子發揮。而其旨益著。至於春秋。而三年竟改爲期。亦不能知其所始者。何王何國。滕文公之臣曰。吾

三年之喪不得藉口於時異勢易說

棠友肱

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案春秋。隱公元年。不書卽位。傳以爲攝。然公不自言。史安得逆探其意。若已言攝。則譏何由生。竊謂此卽短喪之明徵也。蓋三年之喪。不當卽位。而卽位。其事雖不妨乎此。而隱公爲春秋所託始。故不書卽位。以見其義。至於桓公以下。或書卽位。或不書卽位。則別爲一義。蓋隱公元年之上。無惠公之卒年。書卽位則其義不見。若隱公卒之次年。卽書元年。便已曉然於短喪。不待不書卽位而後見也。聖門諸賢憂之。以爲沿襲既久。將至齊宣、漢文之短喪。人皆視爲固然。曾無一人敢議其後者。非孔子定論。不足以發千古之聾聵。於是子張起而以高宗爲問。子曰古之人皆然。今之人皆不然也。然第以百官總己。明其可以不言之故。曾未大聲疾呼。昌言期之不仁者。則以子張不善爲說辭也。子張不問期。孔子不得逆探其意而言期。且高宗王者也。孔子欲言。則必於其類。今之周王期矣。今之魯君期矣。爲尊者諱之謂何。而謂夫子敢昌言之乎。於是宰我得間而起。曰三年之喪者。謂是爲天顯民彝。達乎天子者也。曰期已久矣者。據時君皆期爲言。設宰我自出己意。則何不虛擬其詞。若大功。若小功。以待夫子之論定。而必曰期。豈曰至親以期斷乎。惟其據時君之意爲言。故曰已久。謂其炎炎於喪次卽位。不迨乎期也。乃又揣測其意。言禮樂之崩壞。以明三年之不可。言時移物換。以明期之可。而時君之所藉口者。發露無餘。然祇是宰我問也。初非論人君也。於是孔子得以昌言矣。直指之曰女就宰我論宰我。於人君無涉也。直發其良心曰安。可安者仁也。不可安者必不仁也。孔子詳言不可安之故。而三年爲不可變革之事。不得藉口於時異勢易也。彰彰明矣。於是宰我得其意以出。謂此意炳然於天壤矣。乃孔子

猶有後言者。誠恐時君聞之。果以爲女安則爲之也。故正言之曰不仁。乃其言不仁也。不言其爲天顯民彝二帝三王之道。而乃約旨卑思。以三年之愛。與三年之喪。斤斤較量。父子之親。比於報施之說。似出於戲謔者。哀之也。設其仁心猶或未死。聞此當不可終日也。宰我一生多受孔子誡飭。而其善爲說辭。爲諸賢所不及。其論短喪。固善於子張。其愛師也。亦善於子路。同此恐涉緇磷之意。樊遲請學稼。亦與浮海同意。自子路言之。則曰末之也已。曰不善不入。自宰我言之。則曰從井救人。巧拙分焉。孔門列言語爲一科。有以哉。

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閔公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左氏曰。速也。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案。似不始于此。案。八月乃再期。九月禫祭。十月乃可以吉祭。此所短者凡五月。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公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案所短者亦五月。業已逾年即位矣。此等照例禮節。獨不可留爲饁羊。而亦短之乎。況乎僖公之薨也。經書十二月乙巳。杜元凱曰。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又曰。文公元年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是名爲踰年。實不及兩月而即位也。且四月始葬。則是柩前即位也。襄公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冬。叔孫豹如晉。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杜註。三年喪畢之吉祭。案。悼公之卒。甫及一年。而已以吉禘爲言。雖是推諉之詞。然足徵晉之禘期更促。不第如魯矣。

左氏襄公十七年傳。晏平仲之執親之喪也。其老謂非大夫之禮。平仲遜詞以荅之。蓋三年之喪。達乎

天子。此禮惟孔、孟言之。平仲能行而不敢言。恐翹時人之過也。亦庶幾危行言孫者矣。

檜風素冠序。刺不能三年也。鄭君檜譜曰。周夷王。厲王之世。檜之變風始作。案自厲王至平王。凡四世。則西都已短喪矣。

孔子言冢宰。孟子曰。舜相堯。禹相舜。皆以今況古之詞。周以前無冢宰。七國以前無相也。作古文說命者不悟。乃曰爰立作相矣。

孔子攝行相事。乃擯相之相。卽夾谷事也。孔子下大夫。相當是季孫之任。故曰攝。蘇秦佩六國相印。則是後世所謂宰相。

莊公八年左傳。鮑叔薦管仲。曰。使相可也。此卽宰相矣。春秋之初。安得有此稱。卽安得有此語。而自此以後。相字屢見。其義多同者何也。經典釋文曰。左邱明作傳。以受曾申。申傳衞人吳起。起者魏文侯之相也。當戰國之世。故作此言。

齊宣王欲短喪。而公孫丑謂之已。知是胥溺既久。竝期而去之也。故公孫丑曰。爲期之喪。卽指春秋時人君皆期而言。亦非臆爲之說。

禮有云爲人後者。指宗子言之也。所以尊其祖考。而立是子爲宗子之後。初非人人皆當有嗣子也。繼別之宗。忽然中斷。是一族無所宗矣。故凡族中皆可爲之嗣。繼高祖之宗。忽然中斷。是同高祖者無所宗矣。故凡同高祖之子皆可爲之嗣。將以奉宗廟之祭祀。守先人之世爵。豈爲一人絕續起見哉。禮之設也。皆

由命士以上而不下庶人生而爲公卿大夫有功德於世則當尊尊之則當立承祧之人故曰尊祖故敬宗而收族者宗子之責也後世不察謂人必當有子無子則當繼然貧乏者則不能繼也是爲人後者但利其財產而於祖宗無關也然春秋時已有之禮曰與爲人後者

後書張儉傳註明廷猶明府案明者推奉之詞猶三國志之明公明大夫也

天子諸侯三朝而冉子退朝則季氏朝也至漢猶有郡朝之稱凡宮廟皆有堂貴賤無異後世則天子稱宮殿無復堂稱

廉頗藺相如列傳曰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則民之得專其田也不自秦始文獻通考田賦門序云始於秦似疏

筠問印林駉虞詩葭葭皆當與虞同韻葭字以瑕遐均借爲胡葉之知葭亦當讀如胡或據家從叚省聲讀葭爲姑似非也惟從巴之字未得其音印林檢得方言五云把宋魏之間謂之渠拏或謂之渠疏印林曰渠疏渠拏皆杷之長言也急就篇把字與虞部字通

漢書司馬子長報任安書茸以蠶室文選作佣之蠶室此茸從耳聲之明證

釋邱再成銳上爲融邱郭注纖頂者釋文纖作鐵鐵乃古尖字知今本寫誤然古詩兩頭纖纖即是兩頭尖尖也釋山銳而高嶠注云言鐵峻

周禮天官酒人奄十人疏云奄不稱士則此奄亦府史之類漿人奄五人籩人奄一人醢人奄一人醯人、

鹽人皆奄二人。冪人奄一人。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司服奄一人。縫人奄二人。地官舂人、饎人皆奄二人。稾人奄八人。春官守祧奄八人。凡五十四人。其稱上士者四人而已。明之奄至於萬人。欲不爲害豈可得乎。

昏義八十一御妻。天官敍官九嬪注引同。而疏云。八十一女御。又內司服女御二人。疏云。與八十一女御同名。然則昏義本作女御。鄭注亦當是女御。昏義既譌之。後讀周禮注者。卽據以改鄭注也。御妻之名不正。甘石星經說御女星曰。主天子八十一御女妃也。亦明證也。星經說御女曰妃。可知其書不古。古妃字音配。後人卽借配字爲之。而讀妃如非。以爲下於皇后者之稱。不知小序稱太姒爲后妃者。后之配也。后卽是君。指文王而言。非後世皇后之后。

左桓六年傳。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杜注。腯亦肥也。案非也。肥豐對言。言其盛也。是據一端言。腯備對言。言其全也。是據各種言。六牲皆全爲腯。五穀皆全爲備。知然者。下文博碩肥腯句領起。而民力普存解博字。碩大蕃滋解碩字。不疾瘯蠹解肥字。備腯咸有解腯字。本經業已解說明白矣。（曲禮豚曰腯肥。注腯亦肥也。蓋經指言豚。故鄭君知是解之。）

聯玉圃問疏字。以書答之曰。昨承問奏疏字。蒙以疏通事理爲答。臥後思之。非也。此蓋疋之分別字也。說文疋有四義。其一曰記也。疏字收云部。云通也。從疋義兼聲。玉篇疏、又所去切。檢書也。廣韻九御。疏、記也。奏疏所以取記義者。古人施之上曰奏記。（忘所出。）施之下曰下記。（出越絕書。）疏記異名而同實也。卽如十三經注

疏。其音義亦同。古之作注者。曰傳。曰章句。曰述。曰箋。曰略解。曰解詁。曰解誼。曰集解。曰集注。而今概目爲注。起居注官本宮中女史職。其名亦猶之經注也。唐、宋之作疏者。賈、楊曰釋。孔、孫、邢曰正義。而今概謂之疏也。知經疏奏疏同義者。鄭注詩謂之箋。箋者表識書也。三國時書記亦曰牋。牋乃箋之俗字也。可以比例。

戴記月令。腐草爲螢。呂覽季夏紀。腐草化爲蚈。高注。蚈、馬蚿也。蚈讀如蹊徑之蹊。一曰。螢火也。說文引明堂月令腐草爲蠋。案螢與形刑同韻。蚈讀蹊。與笄雃同韻。蠋與汧岍同韻。是則一物三名。而音各爲類。景君銘碑陰。故門下書佐淳于逢訢字口成、故書佐淳于孫悝字元卓、故書佐淳于孫晛字盛光、故脩行淳于趙尙字尙卿、故午淳于晝純字元祖。孔宙碑陰。門生北海安邱齊納字榮謀。凡此皆吾安邱人也。尙當博考之。雖未必皆賢。然幸傳至今。固當存其名于縣志。

努字不見說文。漢詩每有之。道古者每以弩字代之。後漢書光武紀中。弩力努力皆有。竊意當作農。左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農奴雙聲語轉也。又疑當作怒。莊子怒而飛。高誘讀怒如驕弩之弩。卽此音。

子產對實沈、臺駘而曰二者不及君身。晉侯謂之博物。特美其所舉典故。不及其精識者。非不知輕重也。此蠱惑之深也。惑既深。則畏人言之。故若爲弗聞也者。而但贊其博物而已。試觀醫和直言之。晉侯無可躲閃。則曰。女不可近乎。惑哉。豈他人一言。便阻爾之近女乎。是以晉侯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兩文正對。初不聞晉侯重賄醫和者。深恨其直言也。要而言之。惑而已矣。左氏能於

無字句處傳神類如此矣

近人有言古人不能推日月食今之疇人則以此驗其術之疏密案易林比之萃曰團團白日爲月所食公羊傳隱三年何氏注曰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故疑言日有食之案月之食日固不可見而何自言之是必由推算矣安得厚誣古人但月爲地食吾尚未得之載籍耳

鐘鼎文多有蔑曆字積古齋敔尊蔑曆邑尊蔑曆邑卣蓋作蔑曆器作蔑曆穀卣蔑曆平安館畢仲敦曾王蔑昏曆曆字從甘明白厤則非字吾以爲此說文之曆字也博古圖周淮父卣作曆秝字變體也其釋文則以爲從日之字非也然音讀如歷則似是不當如說文讀若含又蔑曆諸器多連文惟畢仲敦間以昏蓋卽段字而讀如遐遐遠之義猶對揚字銘詞屢見而虢叔大林鐘曰旅對天子魯休揚旅者虢叔之名而對揚字則分之一句首尾也

日知錄據爾雅歲陽歲名謂古不以甲子紀歲爾雅正義歲名下說曰賈誼鵩賦云單遏之歲郊祀樂歌云天馬來執徐時說文敍云困頓之年是漢人猶宗雅訓也然漢人卽有以日辰之名紀歲者韓勅碑青龍在涒灘後碑云青龍建酉西嶽華山亭碑云歲在戊午元氏封龍山碑延熹七年甲辰立文曰歲□執𣏌筠案尚書紀年如云惟十有三祀既克商二年春秋則云元年二年不但不以甲子並不以攝提格之類也且此及月陽月名文理皆詰詘未必非叔孫通附益何其與靈威仰之類甚相似邪集古齋甲午簋矦中午丮丙鬯又見一鬲文云惟丙申三月壬寅此以甲子記歲之明證若曰二器是漢製則寅字作

鼜恐非漢人所能作。

莊子則陽。於是橋起。又云。橋運之相使。猶謂橋爲桔槔。與經同。不似後世謂梁爲橋。

荀子成相篇。阪爲先聖。注。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爲。案。此足徵反卽阪之古字。

詩吉士誘之。求我庶士。是未娶者。士曰昧旦。士貳其行。是已娶者。

荀子非相篇。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注。士者未娶妻之稱。

左傳。楚之苗賁皇。說苑善說篇作鬻蚡黃。案。鬻當讀如門。門苗雙聲。與詩鳧鷖在亹同音。亦足徵鬻亹之同字。左傳釋文。賁。扶云反。與蚡同音。皇黃同音。國語作苗棼皇。

說苑奉使篇引傳曰。詩無通故。憶某書曰。詩無逢詁。是知詁字後作。古但用故也。太史公從安國問故。故亦是詁。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憶他書有類此者。記之俟考。

權謀篇載涉他、成何揆衞靈公之手。事同左氏傳。而爲衞謀者曰王孫商。然則王孫賈乃商賈之賈。名賈字商也。商賈是本音。其音假者。後世轉音也。王氏春秋名字解詁遺此事。

至公篇之勳育。孟子作薰鬻。史記五帝本紀作葷粥。

指武篇云。指蓋與書定爾功之書同。由何憤憤而爭賜。又何儽儽而使乎。劉中壘當前漢之末。其用儽字也。猶於毛詩近。許君說文乃以神僊說之。無乃順漢武之非乎。漢袁良碑。儽修城之鄴。則儽卽遷字。

辨物篇。星弗太角。太角以亡。弗蓋同孛。太角、羣書作大角。大角者。天王帝廷也。

修文篇記親迎之詞曰。不珍之琮。不珍之屬。案。士昏禮記曰。辭無不腆。此云不珍。何也。

淮南天文訓。冬至黃鍾。小寒應鍾。大寒無射。立春南呂。雨水夷則。驚蟄林鍾。春分蕤賓。清明仲呂。穀雨姑洗。立夏夾鍾。小滿太簇。芒種大呂。夏至黃鍾。小暑大呂。大暑太簇。立秋夾鍾。處暑姑洗。白露仲呂。秋分蕤賓。寒露林鍾。霜降夷則。立冬南呂。小雪無射。大雪應鍾。（下文十二月之律仍如月令。）

又者淮南天文訓曰。酉者飽也。以飽釋酉。亦足徵卯酉音相近也。其上文云。斗指寅則萬物螾。卯則茂茂然。辰則振之也。巳則生已定也。（以已釋巳。亦可證段氏說。）午者忤也。未者昧也。申者呻也。其下文云。戌者滅也。亥者閡也。子者茲也。丑者紐也。無不用音近之字爲訓釋。如飽音不近酉。何以用之。段氏每疑從卯之字。非也。（十支始于寅。卒于丑。與爾雅同。）

又曰。律之數。十二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

又曰。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桓公八年公羊傳注曰。下應十二子。何劭公亦後漢人。案。此亦本甲歷起於甲寅之說。不自甲子起也。（廣雅釋天。甲乙爲幹。寅卯爲支。仍用古說。下文又言。子周。丑狄。寅楚。卯鄭。則用後漢之說。）

大戴禮五帝德篇。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

羽山以變東夷。史記五帝本紀與此同文。其異者。幽州作幽陵。殺作遷也。遷殺雖同義。然作殺爲正。孟子既作殺矣。禹貢。二百里蔡。鄭注曰。蔡之言殺。說文。糞棄散之也。左氏昭公元年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釋文。上蔡素葛反。說文作棄。是孟子之殺。仍是棄葛反也。案此較左傳投諸四夷以禦魑魅。更見聖人作用。共工驩兜、鯀在中國爲凶人。在四裔則猶可化猱狨之民。因所長而用之也。蓋聖人於六合之民。一視同仁。而稷、契、皐陶諸聖。方有中國之事。不克分身。此三人者。有才智而不醋。卽用之四裔矣。卽三苗當既格之後。似不當復竄。然在中國爲逆命之頑。在西夷則是曾經近光之人也。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敍。此卽以變西戎之實據。是大舜棄之之後。大禹又加訓迪也。殺爲棄之省借。於此尤足徵。若已殺之。則何云以變西戎乎。博物志。帝殺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爲三苗國。夫民不可盡殺。果殺之又何由叛。

白虎通。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案高宗肜日之肜。詩絲衣釋文作融。案祭之明日又祭謂之融。是繼續之義也。漢碑稟命不融。猶云不幸短命。所用者昭明有融也。其義與尚書同。

又引月令。其祀井。是也。行、篆作彡。井字斷爛似之。因訛耳。

諫諍篇謂相鼠爲妻諫夫之詩。妙哉。彼婦之口。無不毒螫者。我每疑此詩失溫柔敦厚之旨。得此解釋然。

伯父之稱世父也。或曰。世者繼世之謂。如人有三四伯父。第可稱其最長者一人爲世父。餘但曰伯父而已。但爾雅是通乎上下之詞。士無繼世之法。將但稱伯父。不得稱世父乎。白虎通嫁娶篇曰。伯父世母。案。母無關世系。而謂之世者。太子世子。天子與諸侯之嫡長子。得通稱焉。恐世之爲言大也。世父者。祇言其長於己之父。世母又因世父而納此稱。似于繼世無關。

白虎通引禮曰。殷尋夏收而祭。而又申之曰。謂之詡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詡。然則所引禮本作殷詡。卽詩亦本作常服黼詡。（又疑毛作吁吁者大也。未必漢時諸家詩一律。）是以說文不收尋也。蓋直云謂之詡者。與下文謂之收者一律。知非同音相訓之例。且如本作尋。則上文說冕以冕仰爲俯仰。此不可以尋張爲詡張乎。

獨斷載漢制曰。天子十二旒。衣爭上繡下。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越絕書曰。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琅邪。二百二十四歲。吳越春秋同。案此則今諸城琅邪臺下所出之千秋萬歲瓦。必越物也。（吳越春秋。句踐從琅邪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

又云。年加申酉。吳越春秋曰。今日甲子。時加于巳。又云。時加日出。時加雞鳴。時加日昳。時加禺中。說文。餔日加申時食也。皆一類語。

杜詩。相留可判年。判當是拚棄之拚。同音借用也。俗作拚棄。則誤用拚與糞除之糞同。吳越春秋。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杜詩蓋卽用之。

詩裳裳者華末章。右有與似爲韻。右有皆從又聲。小宛、賓筵。又與富時爲韻。後漢書八及中之檀敷。（字有文。）時人爲之語曰。海內通士檀文有。然則是時讀有字尙不入尤侯韻。

論語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漢石經無也曰二字。高士傳亦載此文曰。是也。是知津矣。雖有也字。亦無下曰字。又曰。而誰與易之。論語與作以。案以與古通。作與爲正。章末云。某不與易也。正與此易相應。

高士傳　石門守者。魯人也。爲魯守石門。鎡憶近人有說曰。子路曰。自孔氏以魯之孔氏止孔子一家。故云然也。不記其亦引高士傳否。傳又曰。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以此語爲譏。似尙未然。多一爲字甚明晳。

孔叢子論書篇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下文又言大禹謨。）皐陶謨、益稷見禹、稷、皐陶之忠勤功烈焉。案言帝典雖與大學合。然下文統言堯、舜。知是時已分堯典下半篇爲舜典矣。又言大禹、益稷。知是時已有僞作之大禹謨。並分皐陶謨下半篇爲益稷矣。朱子謂孔叢不似西漢文字。此亦足徵。

記問篇曰。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以爲兩人。非也。史記索隱。竇犨、字鳴犢。說苑權謀篇。晉有澤鳴犢。犨古人並舉他人之名字。皆字在名上。此卽是也。三國志劉廙傳注引新序云。趙有犢犨。晉有鐸鳴。案鐸鳴卽澤鳴。而鐸澤卽竇之轉音。特以爲兩人。似誤。

子思曰。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案說文。悟、覺也。悟字當爲寤之分別字。說文憬下云。覺寤也。亦可徵也。蓋寐則不見。寤而后見其見也。確有所據。若悟字從心。似冥心會悟之謂。不涉於二氏乎。公羊傳何注多有覺寤字。

爾耳同音。亦可通用。論語。女得人焉耳乎。孔叢子。事變有極。正自當耳。皆爾字也。俗本論語直作爾。

賈子新書大都篇曰。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其下文三見此語。皆有葉字。故左傳載此事云。是四國者。專足畏也。今本脫葉字。而杜註謂不羹有二。誤也。

審微篇曰明者之惑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案由謀二字對文則由卽猶也詩作謀猶書作謀猷分猷猶爲二者誤也經典由猶通假者甚多然是相似之猶獨此借爲遠猶辰告之猶故記之

時變篇曰慮立訊語漢書作立而誶語案陳風墓門歌以訊之訊當作誶此足證

胎教雜事引青史氏曰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桑者中央之木也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案一物也而既謂之草又謂之木蓋古人於草木不甚分別故茉葬茱萸皆木也而其字從草說文謂竹爲草皆此故也

新序既載秦觀楚事以昭奚恤爲楚寶矣又載江乙之言以昭奚恤爲狐假虎威夫恤不得楚王之甲兵固不足畏然楚之甲兵不得恤而卽可畏也則蕭娘、呂姥將與韋虎同烈矣夫安陵君者楚王之孌童也而江乙爲之謀且惟恐不得當則是吮癰舐痔之人也其爲此語無怪矣中壘述之何居

鹽鐵論曰戎馬不足牸牝入陳案詩言戎馬必云四牡車攻之詩言田馬也亦云四牡則道車齋車其用四牡可推知也但吾未得經以爲證耳

又曰驟驢駃騠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由此觀之驟驢在漢尙鮮況於成周故吾疑儀禮之閭中卽驢中也

論衡伯嗇作帛喜

又曰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漢人固以此二語爲孔子之言（命義篇又引之則云子夏曰）

又曰。頓牟掇芥。磁石引針。頓牟豈虎魄之異名邪。抑別自一物邪。

又曰。一日之中。分爲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案此爲十二時之明證。顧亭林之說非也。然王充漢末人。漢初說此者惟司馬子長。

穀梁赤。論衡赤作眞。

潛夫論救邊篇曰。所謂媿亦悔。不媿亦有悔者爾。案此引國策講亦悔不講亦悔也。講當讀如構。構者合也。項羽本紀。業已講解。放此。

又曰。晉大夫郇息。然則今本左傳之荀息。乃後人改也。廣韻十八諄。荀、草名。又姓。本姓郇。後去邑爲荀。集韻亦收之。又收二十七刪。胡關切。注曰。國名。周武王子所封。又姓。今淄川縣多郇姓。讀如環。某學使令讀如旬。然亦素儒博雅者也。

風俗通引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萑葦。我向者說爨爲祓。於此可徵。又說禊曰。周禮。女巫掌歲持以祓除釁浴。言人解瘳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案既言釁潔。則豈以血汚衊之乎。齊語。桓公請管仲於魯。比至。三釁三浴之。韋注。以香塗身曰釁。釁或爲薰。

朱虛侯耕田歌。深耕穊種。立苗欲疏。此眞知田者也。風俗通引之。改穊爲廣。則與疏字不相應矣。

新論曰。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炎。案此不知出何書。魏文帝曹丕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或以陰火潛然。駁之。不及此也。

顏氏家訓。費凱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濛詩云。颺颺雲母舟。簡文云。凱既不識其父。濛及颺颺其母。顏黃門斷之曰。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愚案。今人啓口便說六朝浮薄。然如簡文帝所訶。是於父母少有疑似。卽當敬避。尙遠勝今之恭謹者矣。又案杜少陵兵車行。亦用耶孃字。而木蘭詞則作爺矣。古無此名。卽無此字。故假借用之。假借旣久。因加偏旁。理勢自然。不得槩古以虐今也。

顏氏家訓曰。禮以哭有言者爲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愚案。孟子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從知天與父母皆舜之所號。于卽曰也。爾雅。爰曰。于也。

博物志曰。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案。此眞善讀史記也。

述異記。吳太皇時。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明年當奈何。案。花字今屬六麻部。古字作華。讀如旰。在今之虞模部。皆不與歌何爲韻。然今字旣作花。从化聲。化字古音訛。則在歌部。今吳人讀花如訶。犬乃吳犬。故習吳音。

還冤記載漢王忳事。人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案。偶讀如寓。故得與語爲韻。木偶土偶者。謂寓人形於土木也。此謠偶字。雖是奇偶之偶。由是知漢時讀此義亦如寓也。虞模、尤侯兩部多通。

甘石星經所繪星圖。如鉤陳、北斗、華蓋、天棓、天廚、積卒、天市、市樓、建星、扶筐、車府、入魁、以校丹元子步天歌。或形不同。或鉤連之法不同。又如柱下史今名柱史。瓜瓠今名瓠瓜。此名不同也。巫官、或卽今巫咸。天福、天維、天剛、步天歌所無也。又有重出者。紫宮旣有天棓。天市垣又有天棒。案。棓棒是古今字。天官書作天棓。

宋中興天文志作天棒也。

荊楚歲時記引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羊。四日爲豬。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案方朔占書有八日爲穀。記又曰。北人于正月七日食煎餅。案吾鄉有此俗。引操介子絞云卽子推。

又云。漢陰子方臘日見竈神。以黃犬祭之。謂爲黃羊。

伽藍記。魏高祖習字。謎云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案此雖廋詞。與東方來來叱叱同。然亦足見元魏時作八分。亦是先橫後直也。

記又云。李元謙能雙聲語。常經冠軍將軍郭文遠宅。見其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遇值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婢雙聲。春風曰。儜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案李元謙語。是誰二字皆禪母。第宅一字皆定母。春風語。郭冠軍家四字皆見母。故元謙以雙聲贊美之也。乃婢語本適合。初不知雙聲爲何事。遂疑元謙罵之。故以儜奴報之。而儜奴適皆泥母。慢罵適皆明母。故元謙不悟其罵之之故。而服婢之能也。人有所好。以致蔽于一偏。往往類此。吾因此四字雙聲語。遂憶高力士對明皇曰。三郎郎當。亦四字疊韻語也。吾聞晉人呼三如桑。或秦人亦然乎。然俳諧但取口給。如明皇與楊妃於高力士背上投瓊。鸚鵡曰。也要叫高公公起來。擲个腰兒酸。是又呼三爲酸也。吾又聞優人諢語曰。有人行路遇三冢。東冢種松。西冢種柏。中冢種竹。末一句以爲雙聲疊韻。無不可者。牽連書之。以爲笑柄。

三輔黃圖曰。冰池在長安西。舊圖云。西有彪池。亦名聖女泉。蓋冰彪雙聲。傳說之譌也。案。彪池未必非小雅之瀌池。說文引作滮。聖女之名。或因申后此詩而起乎。俟考。

又曰。周文王辟廱在西安西北四十里。亦曰璧廱。如璧之圓。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案。雍者雝之今字。據說文。當言邕之以水。雝則借用。

今人作清淨。佛家字也。案。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則讀平聲。公羊之爭門。乃省形存聲字。三輔黃圖曰。靜室。天子出警入蹕。舊典行幸所在。必遣靜室令先按行清淨殿中。以備非常。據此則知漢初本作清靜。然亦作清淨。故曰清淨殿中也。說文。瀞、無垢蔵也。恐亦後起之專字。祇作靜爲是。說文。靜、審也。按行清淨之。則是審諦也。

輟耕錄。引宋張文潛明道雜志曰。經傳中無嬸姈二字。嬸字乃世母字二合呼。姈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眞言中合兩字音爲一。筠作說文釋例。曾以經典證儒書本有二合音。今見此。以俗語證之。則又有可言者。吾鄉奴僕佃戶稱其主爲準家。乃主人二字急呼之而爲準也。都中稱所尊敬者曰你那。卽是你老人家。則那者又老人家三字之合音也。

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又曰。好德如好色。竊謂緇衣所言。殆如好色之有惑志焉。司徒而緇衣。常也。然三百亦芾。不稱其服矣。惟此謂之宜。宜者稱也。顧此言衣。非言人也。量體裁衣。部則不宜。而若惟此衣爲宜。卽若他人之衣皆不宜也。彤管有煒。歸荑且異。與此同其惑也。方見其衣。旋卽逆探其敝。特欲其永永年代。

不去周而歸鄭耳。敝既是逆億之詞。則改爲尤爲逆億之詞。且卿士自有祿。不待民爲之衣。而曰又也。則是今所衣之衣。卽是民所爲者。惑也。且曰予。予者私詞也。然周之人。此曰予。彼亦曰予。則又通詞也。此曰予改爲彼亦曰予改爲。則又爭詞也。各欲私爲己之司徒。其改爲者。憒他人之我先。而固在未敝未爲之時。則惑之甚者也。三章之蓆。毛傳曰大也。則與首章之宜。二章之好一類。韓詩說之曰。儲也。儲、峙也。峙與庤同字。庤儲置屋下也。則是緇衣于所被服之外。尙有儲蓄者。卽敝亦不須改爲。而仍曰改作也。惑也。稱之曰子。子固卿士之尊稱。王風曰。畏子不敢。是也。然鄭之桓武。其爵則伯。其稱曰君。今稱之爲子。是昵之以爲我周之子。不冃公之以爲鄭之君。遂若我得稱之爲子。鄭人不得爭之而稱爲君者。惑也。適館既親近之矣。既還亦可以止矣。乃又申以授粲。且私之曰予。又人人皆私之曰予。是桓武不勝其擾。館亦不能容此粲。又惑之甚者也。要之皆虛境也。祇是愛慕無已。必須故爲適館授粲。而後此心始慰。而且此心尙有餘慕也。夫風雅好賢之篇。君之獎藉其臣。臣民之頌揚其君長者。姑置勿論。若夫羔羊、干旄、白駒、有杕之杜。則皆疇輩詞也。卽鄭風自緇衣而外。又有羔裘、野有蔓草二篇。考其詞旨。率皆直抒其意。未有曲折如緇衣者。宜夫子亟稱之也。

博古圖器之有𠂤字者。概釋爲舉。後人遵之。案。積古齋商舉已卣二。一作𠂤。一作𠂤。周婦舉彝作𠂤。朕敦作𠂤。嘉禮尊𠂤作𠂤。平安館一觶一舉皆作𠂤。一匜作𠂤。彭女彝與婦舉彝同。案。繹山碑稱字從𠂤。恐𠂤卽𠂤之古文。詩曰。稱彼兕觥。是也。故凡器之不甚大者。乃有此字。鐘鼎大器。一切無之。雖豳風孔疏釋稱

以舉。檀弓有杜舉。則二字義同。竊改釋爲稱者。以形推之。

古不分四聲。蓋本無四聲也。於爾雅可徵矣。釋詁曰。犯、奮、慄、毅、尅、捷、功、肩、堪。勝也。上六字。勝負之勝也。下三字勝任之勝也。設古讀勝負去聲。勝任平聲。而合爲一語。則不可解也。然此固上六字下三字。各自爲類。不相攙越。乃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皆予我之予。平聲也。賚、畀、卜皆取予之予。上聲也。而攙越不別。何也。顯、昭、覲、釗、覿。見也。顯、昭、釗著見之見也。覲、覿則卑見尊之謂也。雖皆讀胡甸切。固是兩義也。淳、肩、搖、動、蠢、迪、俶、厲。作也。肩、蠢、俶皆作爲之義。釋言。作爲也。是也。此義當子賀切。餘則說文作起也之作。當則洛切。廢、稅、赦。舍也。稅者休息之舍。始夜切。廢赦則舍置之舍。始野切。粗舉數事。可以見例。釋詁釋文引說文壞敗也。箱文作敷。字林。壞、自敗也。敷、毀也。案許君於壞字無異音。字林始分之。然壞、敗、毀三字皆動靜異讀。韻會曰。凡物不自敗而毀之。則音怪。毛氏謂說文引書序敷孔子舊宅。又曰。物自敗則胡怪切。如左傳魯城門壞是也。又曰。凡物不自敗而敗之。則北邁切。物自毀壞則薄邁切。又曰。凡成毀之毀上聲。非自壞而墮毀之則去聲。夫唯之與阿。相去幾何。而必別異之乎。然動靜異讀。已萌芽於漢。何劭公與許君同時。其注公羊也。曰。讀伐長言之。讀伐短言之。雖因傳兩言伐者。無所區別而爲此說。然已爲呂忱之先聲矣。蓋忱弟靜作韻集。爲言韻之始。前此李登猶云聲類。蓋兄弟之學同出一源也。但古言五音。不得變爲四聲。況韻書所收之字。以偏旁考之。多不類乎。

說文冃部同、合會也。案顧命上宗奉同瑁。三國志虞翻傳注引馬融曰。同者大同天下。尚書正義引鄭注。

同酒杯。鄭君偶違師說。雖不足怪。然經文上宗奉同瑁。若是大同天下。則空言也。豈可奉哉。若如仲翔所駁。則是瑁本作冃。同卽冃之訛而又衍一瑁。則下文王受同瑁。豈亦訛衍邪。且下文兩言太保受同。兩言授宗人同。若皆爲冃之訛。豈能以冃爲酒爵邪。況瑁者。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此等重器。必不可以代爵。又必不容有二。乃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酢。是同有二也。天無二日。豈王亦有二邪。仲翔甚爲違失。卽馬季長所謂大同天下。亦謂圭瓚而名之以同。取大同義耳。豈有文理不通之季長乎。鄭君酒杯之說。乃以今語說古物。說文亦往往有之。許君以同字爲虛字。似不如鄭君。然詎下既引顧命。兩部相比。不應忘之。或以冃是虛字。不應統實字。則一部何以收冠字。且冃冃當是一字。卽帽字之古文也。抑以同字之形。不似圭瓚。且同之爲圭瓚。於經只此一見。邪。則罕字從口從冂。皆與同同。何以似酒器。而所收不見于經之字。亦不一而足也。恐許君亦誤。

平安館金石文字有鬲文云。王作番改齋鬲。說文。改、女字也。居擬切。詩十月之交。番維司徒。毛傳。番、氏也。周后嬖寵方盛之時。並處位。言婁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案鬲之番改。或卽其人。不但恃后寵。彼自有女在宮中也。王蓋卽厲王。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非詰責之詞。乃核實之詞也。說文曰。士、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論語。雖執鞭之士。鹽鐵論引之士作事。是兩字並可以通用。故曰士無事而食。不可也。王子是不知而問。非謂士爲游手。作此輕薄之詞。

韓詩外傳。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齒。似較說文通達。許君曰從七。是以女統男也。然玉篇、廣韻無齠字。

說苑尊賢篇記孔子以束帛贈程子事。曰。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改不爲毋。韓詩外傳亦載此事。引論語同。皆上五字句。下六字句也。孔注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春秋繁露玉英篇曰。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案董子說大德小德。據事不據人。勝於孔注。其以正經權譎爲言。則朱注正之矣。然皆上五字句絕。下六字句絕。故吳氏以爲有弊。蓋謂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也。竊意此章五字句絕。四字句絕可也。二字爲上九字總斷。不單屬小德出入。則自然無弊。且子夏主意。是說觀人之法。非自立科程。重大而忽小也。德卽是閑。自得於天言之。謂之德。自不可踰言之。謂之閑。踰者出也。入者不踰也。忠孝是大德。定省溫清。奔走先後。是小德。其人有格致之功。乃辨德之大小。有誠正之功。乃能不踰。但脩身之功尙欠。大德凜凜然矜持之。一定不敢踰。小德繁瑣。或有照顧不到處。則出矣。出斯踰矣。踰斯覺。覺斯檢點之而入。入則不踰矣。雖忽出而忽入。非久出而不入也。姑無論檢點旣久。矜持漸化。並小德亦有入無出。其品固在大賢亞聖之列。卽當此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之時。其人固已可矣。乃善善從長之謂。孔子所謂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是也。

閑者門限也。出入字由此生。

父乙鼎記爲蘇賡堂作。甲辰歲。張石州書來。言蘇賡堂給諫得商父乙鼎。以爲此乃博古圖中第一器。筠

即致書以賀賡堂。賡堂俾作記。石州又寄其拓本並鈔博古圖跋語以來。錮於是書未得見宣和原本蓄有至大重修一本。篆文劣於泊如齋本。而每器之下皆有注。或曰依元樣製。或曰減小樣製。以兩本校之。泊如齋圖無不小者。是以於此區別之詞一切刪之也。父乙鼎固署曰依元樣製。遂以盧虎尺度之。本高七寸。今加五分。耳高一寸二分。今一寸七分。口徑五寸六分。今六寸一分。腹徑六寸。今七寸一分。其耳闊及深不可較。不知宣和時所用何等尺也。泊如本篆文雖精巧。然體製一律。知是但書其文。未摹其體。故概置不論。惟以拓本與積古齋本校之。拓本字高二寸九分。闊一寸九分。積古本高二寸五分。闊一寸。其數既不符。積古齋王字。拓本、至大本皆不可識。摩滅二字。兩本作 三作三。拓本之 。則又兩本皆作。是知賡堂所得者別自一器也。然以篆文決之。此乃宋人翻沙。不足珍也。金刻文雖不一。然或橫肆。或工巧。或古穆。未有無神采如此者。廿年前在都。識陽曲張古娛學博。以所藏周召公尊拓本見示。且曰。博古圖載此器一手痕。此則兩手痕。然都士人皆目爲宋翻沙。丙午初夏在陽曲。於司馬李鶴生座上見其器。則翻沙之迹具存。其銘文之無神采。亦與此同。則誠不足珍也。雖然。有人與物俱重者。神禹鑄鼎。遷於三國。而鼎亦若有神識。醜秦之德。淪入穀泗水。而不踐其朝。是也。有物以人輕者。周無專鼎。屢辱權奸之手。晚入空門。汪退谷考之甚詳。積古齋重爲之惜。乃重爲之諱。是也。有物以人重者。五石之瓠。不傳以魏王。而傳以惠子。唐硯銅匣。不傳以許敬宗。而傳以東坡。康瓠破罌。當在破甑不顧之列。徵爾雅釋之。賈長沙豈屑賦之。魯之岑鼎。即讒鼎也。其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是其物本足寶貴。然以柳下之故。並其雁

鼎亦遂照耀古今。後人想望希覬。庶幾見之。是知化神奇爲臭腐。則典籍亦糟魄也。化臭腐爲神奇。則瓦甕皆道妙也。亦視乎其人而已矣。周易彖傳曰。鼎、象也。六十四卦皆觀象繫辭。而獨於鼎言象者。九家易曰。言飪之象。亦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而撫毓百姓。故云象也。是故周公繫爻之辭。以折足覆餗爲戒。以黃耳玉鉉爲吉。聖人之情。居然可見矣。然則賡堂於此鼎也。第當觀乎其象。而勿泥乎其物。於所戒者戒之。於所吉者吉之。安知數百年後。人不以賡堂之物而寶貴藏弆之。以爲此前賢之手澤乎。若以爲翻沙不足珍。將必求可珍者而珍之。則玩物喪志。正足戒矣。吾知賡堂之不然也。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朱子曰。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孔安國注曰。九百斗。案。此上士之祿也。孔子爲少司寇。其位下大夫。宰爲家臣之長。蓋等於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知下士之祿。視上農夫。食九人。上文曰。與之釜。釜者粟米起數之始也。說文。鬴釜同字。周禮曰。人四鬴。上也。四鬴爲穀二石五斗六升。一人一歲之食也。九人則二十三石四升矣。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祿。皆得此數。中士倍之。四十六石八升也。上士倍之。九十一石一斗六升也。以斗計之。九百一十一斗六升也。言九百者。舉大數也。

上春圃先生書。三月接到手諭。言喬撫軍寄箚校繫傳。石州攜去謄鈔。案。箚校此書。在癸卯七月。以之示石州。兼告以將聞之夫子。渠反復力止。言但可說校勘記當改作而已。箚乃止。石州業已鈔之。後來印林至都。亦借石州本傳鈔矣。何以今又謄鈔耶。閏月。箚接到喬撫軍賜書。言及此書。且云。得夫子覆書。有擬

再付梓之言。鴿乃不得不具陳原委。以備采擇。謹按。刻書者。依其原本而刻之也。校書者。列各本異文。纖悉必備也。定書者。校各本之長短別白而定一尊也。夫子此舉。本是刻書而從事諸人。遽欲定書。又不敢顯背夫子之言。乃成陽奉陰違之舉。吁。可異也。夫繫傳汪氏刻之矣。而其篆刓自汲古。不盡如小徐。是篆不足信。注尚可信也。馬氏又刻之矣。而一用汪氏本。其中改正數字。亦是憑肊。是篆說皆不足信也。故夫子博搜舊本。而得顧鈔。將以信今而傳後。是以刻之。是必一依其舊。雖明知其誤。而亦仍之。而後於刻書之義合。而後於夫子之初指合也。蓋不論是非。一仍其舊。人見其非。曉然以爲非。而後人見其是。乃敢確然信以爲是。今改其非。人尚安敢信其是者乎。夫子既欲再刻。則願仍取顧氏本刻之。勿取竹君先生藏本刻之。何也。竹君先生本與汪刻本朱文藻考異所據。其行款及篆注之有無。一切悉同。惟顧氏別自爲一本。兩本相校。可以互勘。勝以水濟水多矣。似當使與顧氏善者。借之以來。而命性情醖謹。不敢妄作者董其事。一切謬誤。悉仍其舊。而前刻之本。亦歸於有用。何也。所引古書。今校正之。可以省初學翻閱之日力也。即有小徐所據之古書。尚有不同今本。而爲吳氏、承氏所誤改者。亦可以此本正之。如考工記注所引之倚移從風。即今本上林賦之猗猗從風。又通釋廿五卷乃張次立補。此宋時大徐本也。今盡以汲古本改之。愼矣。然大徐繭字篆雖從芇。注固云蒭省。竹君先生本則作蠶。韻會引同。衣部襺字亦同。彼不通全書而讀之。何以妄下雌黃乎。然既有兩本互校。則此等錯誤。都從末減矣。惟校勘記二卷。可以火之。開卷繫傳一條下校云。總標當作說文解字繫傳。卷第一。此當云通釋一。夫承氏不讀詩、禮乎。毛詩開卷題

云。周南關雎故訓傳第一。而后題云。毛詩國風。陸氏釋之云。詩是此書之名。或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康成注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禮記開卷題云。曲禮第一。而后題云禮記。孔氏釋之云。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可知陸、孔所據本同式。若如汲古刻本。則孔疏不可通也。然則小徐亦猶行古之道也。承氏乃謂次立譌易。何也。鈺但讀十餘番。大都無稽之語。設能終卷。當亦有可用者。然鈺纂繫傳校錄。於二徐本異文。一切出之。雖未能盡定其是非。然智者觀之。必有以決擇之矣。鈺質性粗俗。多憤激過當之語。然恭遇夫子嘉惠後學。而爲師心者所煽亂。若緘默不言。是重得罪于夫子也。鈺之釋例。今已刻兩卷。俟明年工竣後。恭呈鈞覽。以求教訓誨。兼贈同人。得其駁正。更聞所未聞也。

再者。顧氏本篆文。有以大徐本改之者。有以段氏說改之者。有放像鐘鼎以改之者。不復成爲小徐本。今不暇全論。但取竹君先生本目錄論之。八字作儿。乃是相背之形。爨字之𠔃。異於大徐之𠔃。鬲同鐘鼎文。丹作𠔃。與古文甘。一倒一正。第十三水部下少淵部。與書中淵部二文誤附水部相應。郭忠恕與夢英書。謂說文五百三十九部。蓋以此也。然陝揭部首有此字。而血部下少一部。子部下多子部。仍是五百四十部。不但與說文不符。亦與郭恕先書不符。匕作匕。乃是倒人。今依大徐作匕、則非。氏作氐。同鐘鼎文。字本從𠂤。不得作氏。𠂤字亦同鐘鼎文。是知小徐本傳習者少。故猶不失許君意。大徐得志與朝。爲人所宗。傳寫既多。或趁姿媚而變之。故有與古相戾者。今安可以大徐改之。又一部於字各本同。顧氏作𠂤。然鐘鼎

文於固作𠂤也。況白作𠯿。甗作𤰞。乃段氏謬說。豈可從乎。

許愼解金字。今聲也。下從土。土注兩旁。象金生於土中。

博古圖齊侯鎛鐘說 敢譻○此字必不可從古。二字之古。皆以曰爲甘。與𠙵同。彼直此橫。猶豆之作豆。迻在中之一于上耳。叕非從古聲。許愼謂鐃小鉦。如鈴無舌。鳴之以止擊鼓者也。此下云。是器頗近其制。而特有舌焉。經典皆作昭穆。而說文作佋穆。且音市遙切。繫傳以爲晉文帝名昭而改。案不但改其字。並改其音。且亦改其字爲玅。集韻四宵。佋或作玅、昭。時饒切。音韶。案所本者經典釋文也。春官小宗伯出之昭字。云常遙反。宋版則作之玅。又小史出昭穆字。云如字。或作玅。音韻。然則之昭下直云常遙反。其作玅。無疑其改經也。蓋亦以避諱而然。然從人作佋。猶可通。玅則人已之已而已之已。巳午之巳。無一通者。亦可見其孟浪。○鐘鼎文云。王在周邵宮。此語各器多有。說者皆釋爲昭。其字從卩。今訛爲已也。宗周鐘邵王。不知卽是昭王否。又曰用訐多不巛。自𣪊釋爲用。昭格不顯祖考。要之皆當如字讀。不可讀市招切。

論語請益。曰。與之庾。朱子曰。庾、十六斗。案。昭二十六年左傳。粟五千庾。杜注曰。庾、十六斗。朱子用之也。然考工記。陶人所作之瓦器。甗、盆、甑三器。皆以實二鬴爲率。鄭注。量六斗四升曰鬴。其鬲之一器。以實五觳爲率。庾之一器。以實二觳爲率。先鄭謂觳受三斗。後鄭駁之。謂觳受斗二升。又云。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蓋以庾之器不傳於後。故以庾爲量名。然記曰。實非器不可言實。且曰與之庾。與上文與之釜同空名。不可起數也。惟二鄭庾數皆少。則似可信。請益者。請於釜之外益之也。若以觳爲三斗。則與之庾者。於釜

之外益以六斗也。以斛爲斗二升。則於釜之外益以二斗四升也。釜益以庾。凡八斗八升。前曰與之釜。以示不必請也。繼曰與之庾。以示不必益也。若遽與之十六斗。未免突過太多。且容十六斗之瓦器。其堅不能自舉。亦恐不適用。○此由陶人作庾。故知實有是器。然說文作斛。引周禮黍三斛。乃是本字。今本經文用借字。若下文之秉。則無此大器。猶周禮之稷秅。皆非器名。但空數也。○說文。鬴釜一字。則論語之釜。卽周禮之鬴。地官廩人曰。人四鬴。人三鬴。人二鬴。皆以鬴爲率。則鬴者起數之始也。卽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至釜則變而十之。以爲鍾。則廩人以鬴爲餼人以粟之起數。尤可徵古制皆然也。則孔子曰與之釜。卽足見其不必與也。○聘禮曰。車秉有五籔。注秉、籔數名也。秉有五籔二十四斛。聘禮記曰。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注秉、十六斛。敖氏曰。籔與庾元本訛作廋。今改。下同。同量。疑庾逾通。考工記。陶人庾實二觳。鄭司農曰。觳受三斗。後鄭司農駁之曰。豆實三而成觳。文。旅人則觳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賈疏曰。小爾雅。粡二升二粡爲豆。豆四升。四豆曰區。四區曰釜。二釜有半謂之庾者。庾本有二法。故聘禮記云。十六斗曰籔。注云。今文籔爲逾。逾卽庾也。按昭二十六年。申豐曰。粟五千庾。杜注云。庾、十六斗。以此知庾有二法也。筠按。聘禮記。秉字一爲半數。一爲禾數。說文秅字云。五稷爲秅。一曰。數億至萬曰秅。皆賈疏一名二法之證。○庾非難識之字。而鄭君曰。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蓋謂其數同也。故賈疏引小爾雅。左傳以明庾別有大數。卽以明與之庾之爲小數也。○籔、逾、庾三字同部。逾庾又同音。故賈氏、敖氏以爲同字。

讀東山、破斧二篇而知周公之神武不殺也。伊威蠨蛸言其家室之蕭條。洒埽穹窒言其婦子之懸念。無微不至矣。設有戰鬥夷傷之苦。則大事也。何反不言。乃毛傳曰。一章言其完也。則無一人不歸可知也。軍士所言者。曰斧曰斯。曰錡曰錡。皆樵蘇之器。不及戈矛弓矢。是知三年中未嘗用兵也。夫居東二年。罪人斯得。秘密如此。管叔亦可謂老謀矣。有老謀者。必有壯事。周公乃以坐鎮而靖之。可不謂神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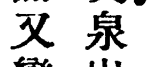
說文不收峙字。而食部餕字下引書峙乃餕糦。糦字亦說文所無也。段氏改峙爲峙。尙書後案說亦同。然峙乃峙躇字。與書旨不合。案詩崧高以峙其糦。爾雅釋詁。供峙、共具也。及費誓凡三見。似不當無峙字。然三經所言。皆供具之義。字不當從山。且峙乃楨幹。峙乃芻茭。猶可從山。譬況之義。糗糧更無涉。竊疑三經皆當作庤。說文。庤、儲置屋下也。錢下引詩庤乃錢鎛。是也。經典釋文於費誓釋詁亦作峙。而崧高則作峙云。本又作峙。峙、宋本作時。不可解。集韻峙或作偫。引釋詁以說之。又庤或作峙云。或从田。而不言从待之異。恐本作時。如崧高釋文寫者訛爲畤也。廣韻。峙、峻峙。屹立也。此後世之義。與經不同。然吾疑餕下引書爲後人所加。

毛詩用韻。變化離奇。不可方物。姑言其有當辨正者。匏有苦葉之二章。上二句之瀰瀰。下二句之盈鳴。皆句中韻。是四句而八韻矣。鷮從唯聲。安得以沼反。蓋本作以水反。訛水爲小。變而以沼也。今之儒者。或改軌爲軓。大誤。軌從九聲。九與牡同隸有部。不得以今讀軌居洧切疑之也。雖牡從土聲。土以在噳部爲本音。然噳有二部。本通也。毛詩用韻之奇。後人鮮及。乃江南可采蓮一首。其奇乃出毛詩之外。上三句蓮田

間爲韻。下四句東西南北則非韻。然五句皆云魚戲蓮葉。則是二十字皆韻。句末可以無韻矣。且魚戲蓮葉間。句上四字。與下四句爲韻。末一字。與上二句爲韻。又全詩凡三十五字。而韻有二十三字。其不可方物。乃爲毛詩所未有。泛而觀之。但見其平平耳。古人之奇巧。皆藏於內。使人深思而得。後人搔首弄姿。何其無品也。

風俗通述戰國策士偶桃梗語。上云霖雨。下云隆雨。案詩雲漢以臨與蟲宗宮躬爲韻。後漢避殤帝諱。改隆慮山爲林慮。

古人簡質。不以富麗爲工。不以遠稱博引爲豪。乃其爲詩。必有人之性情面目。各不相假。此古人之工不可及也。卽如錫我百朋。古人以貝爲貨。猶今之錢五貝爲朋。百朋祇是五百錢。設云錫我五百錢。豈非笑柄。而古人不以爲笑也。然又云十朋之龜。十朋祇是五十錢。而大龜以之爲名。則朋必極貴。古詩。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已侈於古。然猶非今人所屑言也。連篇累牘。盡是誑語。天下豈復有文章乎。

筠清館格伯敦有𠂤字。釋作谷。印林校語曰。口、諸本皆作凵。謂積古齋。瀛海筆談。錢氏款識。朱彥甫揚本。皆有此銘也。說文。泉出通川爲谷。从水半見出于口。據此銘口當作凵。凵、張口也。檢九千字形聲均無從凵者。惟谷从之。而又變作口。幾不知此凵字究何用矣。筠案。齒字下但云象口齒之形。然印林前此告我曰。當是從凵。^^則象齒形。一則上下齒中間之虛縫。不能上齒在上脣上也。況古文㕣從凵明白。不能以許君未言。遂謂無從凵之字也。然吾意凵祇是㕣字變體。許君誤分爲二。而羣書承之。積古齋所收簋銘作  。蓋卽說文㕣字。㕣諸體。筠

清館多同。惟邾太宰簋作。大嗣工簋作 。士丮皆古字。吳氏因其從古而釋之爲胡。非。積古齋禽彝周釋爲周。此𠙵爲口字之明證。且筠清館格伯敦格伯字蓋器凡八見。器之第四格字作 。以本器證本器。則之𠙵是口字。公之𠙵亦定是口字矣。若謂器有剝蝕。則士周二字甚分明也。惟是士周公其口上有所承。乃作此形。若口字在上體者。則祇有二形矣。是知𠙵字不能獨立成字。玉篇分毫字樣有台台。注云。下羊支切。我也。案經仍作台。否否。似當作否。原注云。下符鄙切。屯否。案易否卦從口。言言。注云。上去偃反。下語偃反。竝脣破兒。三耦殆亦口字之比。廣韻七之不收台。五旨不收否。并阮收言言。云。言言脣急兒。則是連語。廣韻口字收五十五范。云張口兒。邱犯切。五十一忝又收字。云張口。明忝切。又亡犯切。蓋邱之訛。是𠙵尚有重文也。

簋簋二字。說文收之竹部。蓋無如何。似是小篆變錯。積古齋單子伯簋作。曼龔父簋作。案當是從皿貢聲。貢者古文首字。與甌杌皆從九聲。同金文頤字从。此逐髮于肴耳。史燕簋作。其貳向右。加一米字。明是黍稷器也。鬲叔與父簋作。省皿而但有貢。如非形聲字。則不可解矣。立簋作。其形小異。仍是貢字也。筠清館周虢王簋作。亦貢之變形。周伯季簋作。均有髮。小篆變其髮而變爲竹。貢變爲貝。李斯之誤也。蓋與鬳變鬲。鬲變鬲同一鹵莽。惟聘禮竹簋方可爲從竹證。然簋簋者重器也。竹簋方借重器之名以爲名。不得而專之也。況簋字無涉及竹者。而字亦從竹。尤爲不倫。前篇所舉之外。又有筠清館許子簋作。伯箕父簋作。積古齋留君簋作。平安館邦于子斯簋作。惟祫之左半不可識。其餘皆從古聲。玉篇匚部尚有匡字。與張仲簋之相合。而無簋字。許君所收之古文。則款識又不見。蓋古字

之湮沒者多矣。

說文收孫字于系部。案。金文皆作 。或許君因系系于肱之下。因兩借而謂之系耶。楕妃彝作 。足徵是系字。立簋則作 。周公彝鐘作 。又是從糸。然積古齋乙公鼎作 。敔尊作。陳侯敦作 。鄀公敦作 。仲駒父敦作 。此器全銘皆反文。筠清館號王簋、望敦皆作 。案。 是古糸字。 則幺字。幺者幼也。與孫義合。況伯季簋作 。正不敢決其所從何字也。蓋此字形可疑。許君斷以爲從系。故入此部。不然者。何不入子部。

鄉飲酒禮。賓之酢主人也。主人卒爵之後。再拜崇酒。鄭注。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案。充實之詞。似近戲謔。敖氏集說曰。崇、重也。謂賓崇重己酒。不嫌其薄而飲之既也。故拜謝之。案。此說較妥。然詩螽斯傳曰。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河廣之崇朝箋亦曰。崇、終也。采綠之終朝傳曰。旦及食時爲終朝。與螽斯傳合。似儀禮亦同此義。崇酒者終酒也。言釂盡也。指上文主人獻賓而賓卒爵言也。上文賓之拜告旨也。主人既答拜矣。賓之卒爵而拜也。主人又答拜矣。於此崇酒又再拜者。上文之拜。所以爲禮。本經之拜。但爲酒而起。故不云拜卒爵。而變其詞曰拜崇酒。言此酒爲賓而釀。己未敢嘗。賓雖告旨。恐是嫌於厭薄主人之物。故受酢卒爵。始審知其不旨而賓乃卒爵。其意甚厚。故上文皆一拜。而此拜之至再也。雖充重與崇皆疊韻。與終初不異。其爲自謙謝賓之意亦不異。而螽斯言崇朝。采綠言終朝。或古音崇終本同。是以通借。故竊欲依之。左傳鄢陵之戰。囚楚公子茷。晉語。獲王子發鉤。韋注以爲一人。案。茷發同聲。鉤當是語餘聲。與句吳相似。蠻語與中夏不同也。特彼則句在吳上。此則鉤在發下耳。

今人有恆言曰號無正字不知古人之名亦或無正字吳子乘又名壽夢鼓子鳶鞮國語作宛支案壽夢是乘之反語鳶宛疊韻闕氏之氏音支氏是古通用則鞮支亦同音且二人乃南蠻北狄也晉則中國而寺人披又名勃鞮雖非反語亦近之也然此乃小人古之帝王聖賢似此者甚少惟伯益作伯翳又作秦則嗌之古文契漢人率作卨似是正字卨禹皆蟲名猶之朱虎熊羆說文作偰當是後作之專字尚書作契或衞包所改

袈友肌說附錄二則

宮殿合脊時。必置佛經一部、金寶、人蔘。尙有一種藥材。則聯玉圃忘其名矣

蒙古四十八家。有汗。有王。有貝勒。汗凡四。尊于王。未有在京任職者也。王大於貝勒。然又統分爲東三盟西三盟。苟貝勒爲盟長。則王又聽其節制。其喇嘛之爲呼圖克圖者。國語佛也。則汗又聽其節制也。己亥冬。折布遵丹巴五字名也。呼圖克圖來朝。皇上垂足若將起者。伊趨而前抱皇上之脛而止。賜坐。其坐下御座一寸。

凡織成衣料。裁製時。兩腋下必餘四幅。列聖之作衣也。留其兩幅。與衣同貯。每衣此衣。則置此兩幅風日中。以備兩袖破時。用此易之。其色同也。

葵友肊說跋

此葵友肊說一卷。爲建霞學使臧本。大抵皆說經之文。及有關諸史子考訂者。間亦不免空闊之談。蓋隨手日記。未經刊削者也。學使付梓時。悉加刪定。凡刪去者。皆高頭講章。不足愛惜。刊成。屬余主校勘。因中有三事頗資掌故。不忍割棄。以別紙附錄於後。二十九葉毛詩用韻條下。有原思爲之宰一條。與二十四葉重出。因削去補入。風俗通一條。古人簡質一條。此二條原爲學使乙出。覆校似覺可存。餘則無可取者。因述明於此。庶不亂學使去取之恉云爾。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歲孟夏月。長沙葉德輝謹跋。

武陵山人雜著

顧觀光撰

本館據小萬卷樓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武陵山人雜著

顧尙之別傳

國朝厤算之學。陵越百代。蓋自宣城梅氏始。而同時吳江王氏。亦能研究中西。深入窾奧。其後學者各以心得。著書自見。然大都主於發明西法。惟元和李氏。解釋三統、四分、統天諸術。用數之原。及正負、開方、方程、天元、如積之術。甘泉羅氏。發揮四元。演爲細艸。古法大昌。而咸豐以來。西人新術益入中國。錢唐戴君煦、海甯李君善蘭。別以其術。精求對數。超出西人本法之上。於是不特古法爲土苴。卽西人舊術亦荅蹏矣。吾友顧尙之氏曰。積世積測。積人積智。厤算之學。後勝於前。微特中國。西人亦猶是也。舊法者、新法之所從出。而要不離舊法之範圍。且安知不紬繹焉而別有一新法在乎。故凡以爲已得新法。而舊法可睡棄者、非也。中西之法。可互相證而不可互相廢。故凡安其所習而黨同伐異者、亦非也。烏乎。眞通人之論哉。君名觀光、字賓王、尙之、其別自號也。世居金山。以醫學行於鄉里。爲善人。君生未能言。卽識字。或呼壁閒字。輒手指之、百不爽。每嚶哭。輒以此餌之。能立後。常持箸蘸水畫之、若作字者。父教以讀書。日夜輒數十行。九歲、畢五經四書。學爲制舉文。十三、補學官弟子。旋食餼。三試鄉闈不售。而祖父相繼沒。遂無志科第。承世業爲醫。鄉錢氏多藏書。恆往假。恣讀之。遂博通經傳史子百家。尤究極古今中西天文厤算之術。靡不因端竟委。能抉其所以然、而摘其不盡然。時復蹈瑕抵隙。而蒐補其未備。如據周髀算經。笠以寫天、青黃丹黑之文、及後文凡爲此圖云云、而悟篇中周徑里數。皆爲繪圖而設。天本渾圓。以視法變爲平圓。

則不得不以北極爲心而內、中、外衡以次環之。皆爲借象而非眞以平圓測天也。開元占經魯厤積年於算不合。君用演紀術推其上元庚子至開元二年歲積知占經少三千六十年。又以占經顓頊厤歲積攷之史記秦本紀始皇本紀知其術雖起立春而以小雪距朔之日爲斷。蓋秦以十月爲歲首閏在歲終故小雪必在十月。昔人未之言也。李尙之用何承天調日法攷古厤日法朔餘強弱不合者十六家。君以爲未盡強弱之微別立術以日法朔餘展轉相減以得強弱數。但使日法在百萬以上皆可求。惟朔餘過於強率者不可算耳。授時術以平立定三差求太陽盈縮。梅氏詳說數術未明。君讀明志乃知卽三色方程之法。謂凡兩數升降有差。彼此遞減。必得一齊同之數引而伸之。卽諸乘差。則八綫對數、小輪、攏圓諸術皆可共貫。讀占經所載瞿曇悉達九執厤而知回回泰西厤法皆淵源於此。其所謂高月者卽月孛月藏者卽月引。數日藏者卽日引數。特偁名不同。亦猶回厤之偁歲實爲宮分日數。朔策爲月分日數之類是也。其論婺源江氏冬至權度。推劉宋大明五年十一月乙酉冬至前以壬戌丁未二日景求太陽實經度。而後求兩心差。乃專用壬戌今求得丁未兩心差。適與江氏古大今小之說相反。蓋偏取一端以伸己見。其根誤在高衝行太疾也。西法用實朔距緯。求食甚兩心實相距。術簡而得數未碻。君以前後兩設時求食甚實引徑。得兩心實相距。不必更資實朔。較本法爲簡而密矣。西人割圓止知內容各等邊之半爲正弦。而不知外切各等邊之半爲正切。君依六宗、三要、二簡諸術別立求外切各等邊正切綫法。以補其闕。杜德美求圓周術用圓內六邊形起算。雖巧而降位尙遲。君謂內容十等邊之一邊卽理分中末綫之大

分距周較近。且十邊形之周與邊同數。不過遞進一位。而大分與全分相減。卽得小分。則連比例各率可以較數取之。入算尤簡易。因演爲諸乘差表。可用弧度入算。而不用弧背眞數。然猶慮其難記。且仍不能無藉於表。因又合兩法而用之。則術愈簡而弧綫直綫相求之理始盡。錢唐項氏割圓捷術。止有弦矢求餘綫術。君以爲亦可通之切割二綫。因補立其術。西人求對數。以正數屢次開方。對數屢次折半。立術繇重。李氏探源以尖堆發其覆。捷矣。而布算猶繇。且所得者、皆前後兩數之較。可以造表而不可徑求。戴氏簡法及西人算學啓蒙。竝有新術。而未盡其理。君別爲變通。以求二至九之八對數。因任意設數。立六術以御之。得數皆合。復立還原四術。又推而衍之。爲和較相求八術。自來言對數者。未之聞也。君又謂對數之用。莫便於施之八綫。而西人未言其立表之根。因冥思力索得之。仍用諸乘差法。迎刃而解。尤晚歲造微之詣也。其它凡近時新譯西術。如代數、微分、諸重學。皆有所糾正類此。君於輿地、訓詁、六書、音韻、宋儒性理。以至二氏術數之學。皆能洞徹本末。尤喜校訂古書。綴緝其散佚。嘗以馬氏繹史。尚多漏略。寫補眉上。字如蠅子無空隙。錢通判熙祚、輯守山閣叢書及指海。以屬君。君以治病不能專力。舉文虎自代。仍常佐校讎中多所商定。別校刊素問靈樞。用功尤深。錢教諭熙輔、輯藝海珠塵壬癸二集。及刊重學。錢縣丞培名、輯小萬卷樓叢書。婁韓中書應陛、刊幾何原本後九卷。君皆與參訂。君視疾不以饋有無爲意。性坦率。貌黑而肥。衣服樸陋。不知者以爲村野人。嘗有富人招君。君徒步數里。遇雨因跣足至門。僕豎詰姓名。告曰醫者也。入則主人相視錯愕、耳語以爲冒顧先生來者。診已定方。伸紙疾書脈及病狀。引據內經仲

景洋洋千百言曰向所治皆誤今當如是主人乃改容爲禮具肩輿以送君大笑不受仍跣足歸本善飲酒然三四行卽倂醉固強之數十觴縱談忘告起矣咸豐閒粵寇日逼人心惶然強以算理自遣十年遭母喪明年賊入鄉避亂東走奉賢南匯閒既而暫歸藏書多毀壞零落而次子澐爲賊虜驚憂不復出明年婦陸及季子源先後死慘悼成疾將終以所箸書屬長子深曰求爾師爲我傳及李壬叔序之遂無它言卒年六十四深嘗從文虎游壬叔者李善蘭也深澐皆諸生當賊至時深獨挈君書逃浦江東得以免君所箸曰算賸初續編凡二卷曰九數存古依九章爲九卷而以堆垛大衍四元招要重差夕桀割圜弧矢諸術附焉皆采自古書而分門隸之曰九數外錄則檃括西術爲對數割圓八綫平三角弧三角各等面體圓錐三曲綫靜重學動重學流質重學天重學凡記十篇曰六厤通攷則據占經所紀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積年而爲之攷證曰九執厤解曰回回厤解皆就其法而疏通證明之曰推步簡法曰新厤推步簡法曰五星簡法則就疇人所用術改度爲百分趨其簡易而省其迂曲曰古韻則本休甯戴氏陰陽同入之說兼取顧江段孔諸家分爲二十二部雜以詩騷證其用韻之例上皆種別爲卷曰七國地理攷以七國爲綱隸諸小國於下而采輯古書實以今之地名凡七卷曰國策編年攷求策文年次先後以編目散隸之始周貞定王元年訖秦始皇二十六年爲一卷曰周髀算經列女傳吳越春秋華陽國志諸校勘記皆記其異文脫誤或采補逸文曰神農本草經曰七緯拾遺曰帝王世紀皆所輯古人已逸之書其曰古書逸文者卽所以補馬氏繹史者也餘凡所校輯已刊入守山閣叢書指海者不復及以上皆君所手

訂。其身後雜存。而文虎爲之別編者。曰算賸餘稾。曰雜著。凡若干篇。君又據林億校注傷寒金匱。謂今次非是。各別爲宋本目次。於傷寒論審訂舛誤。略采舊說。間下己意爲注。僅成辨脈、平脈、太陽上、中、凡四篇。少時嘗以學者讀禹貢多不得其條理。因爲之釋。遠近爭傳寫之爲讀本。然往往以意改竄。失君本恉。別見予序中。蓋君於學。實事求是。無門戶異同之見。不特算術而算術爲最精。夫後有作者。君所未知不敢言。若其既見。則可謂集大成也已。

論曰。觀君幼慧。殆所謂生有自來者邪。或者乃謂以君之學。籍不出諸生。壽不及古稀。宜若天靳之者。烏乎。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君所志者。綜貫天人。博大宏達。亦既得之矣。雖貴爲王侯。壽如彭鏗。何以易此。彼委巷拘虛。得失長短之見。小人哉。小人哉。

南匯張文虎撰

武陵山人雜著目錄

雜說
談天集證
屏學巵言
七國正朔不同攷
中江攷
南江攷
西月日攷補遺
與錢丈湛園書
與沈丈卿雲書
與翁查篤書
與張嘯山書
與張嘯山書
與錢水西書

答席晦甫書
又答席晦甫書
讀冬至權度書後
讀地球圖說書後
讀外臺祕要書後
讀浙江圖攷書後
讀周髀算經書後
讀山海經
讀研六室文鈔書後

武陵山人雜著

清　金山顧觀光撰

雜說

宋儒以五十五數爲河圖。四十五數爲洛書。無徵不信。胡氏易圖明辨。辨之詳矣。然五行生成之數。見鄭君易大傳注。太一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見易緯乾鑿度。則二圖傳之自古。初非無與于易者也。胡氏欲一埽而空之。亦屬武斷。

洪範本文。竝無洛書二字。林氏之奇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者、猶言天奪其鑒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猶言天誘其衷也。此解最穩。漢儒好言祥異。遂以初一曰五行節、爲洛書本文。宋儒又易以戴九履一之圖。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矣。然東晉晚出書傳云。龜列于背有數至於九。盧辨注大戴記明堂九室云。法龜文。則六朝人已有此說。

晚出古文。惠松崖、閻百詩諸君攻之不遺餘力矣。余獨愛五子之歌一篇。密合古人用韻之法。如第一章下、予、圖、馬爲韻。甯、敬爲韻。倣周頌有瞽篇例。而胡朏明謂韻句寥寥。殆不可誦。是不知古人有遙韻之例也。脂、之二韻。漢魏後多出入此。第四章有祀、用之韻。第五章歸、悲依、怩、追用脂韻。界限分明。似先秦人手筆。又第四章之君、孫、魂韻。通文而不通元。較唐人功令。以元、魂、痕通爲一韻者。識解相去遠矣。

朱竹垞經義考。刪去舜典篇首二十八字。自四海遏密八音以上。斷爲堯典。而冠高堂隆所引。曰若稽古

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十五字於月正元日之前。至篇終爲舜典。又謂建皇之義無聞。不知皇卽黃之譌也。文選策秀才文注。引帝王世紀云。舜始卽眞。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尙黃。尙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政改朔。則此三字乃緯候之文。不得援以入舜典矣。

史記。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三統歷。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二說不同。其自文王崩至伐紂。首尾五年則同。多方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謂居喪三年。觀兵還歸二年也。鄭說。文王受命年數從史記。觀兵伐紂年數從三統歷。則自文王崩至伐紂。首尾七年。鄭以前無此說也。又管子及三統歷。竝言武王克殷七年而崩。如鄭說則止五年。恐不足信。

今文太誓。史公及劉鄭竝親見之。而三說互異。可知太誓本文。但有月日而無年矣。近王鳳喈孫淵如輩採集太誓。竟於上篇云九年。於中篇云十有一年。使當時有此明白可據之文。何至紛紛若此。然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明謂伐殷在十一年。與史記合。劉歆岐而二之。以上二句爲觀兵、而年無所繫之月。以下二句爲伐紂、而月無所繫之年。支離舛錯。宜其來後人之彈射矣。劉鄭竝以歷法推算。或與經文月日不符。而遷就以求巧合。理亦有之。書序既有明文。且從史記可也。

伏生今文。但言哉生魄耳。三統歷引武成逸篇。乃有旁死霸、既死霸、既旁生霸之文。劉歆以死霸爲朔。生霸爲望。而哉生霸爲望前一日。遂與鄭義太相乖違。王鳳喈輩伸鄭抑劉。而武成本文不得其解。終無以服劉氏之心也。說文。霸、月始生魄然也。霸本月生之名。後轉爲魄。不學者望文生訓。遂疑魄有陰晦之義。

則大謬矣。哉之爲言始也。既之爲言盡也。如春秋日有食之既。朔日月光盡伏爲既死霸。朔後一日旁之爲旁死霸。望時月光正盈。爲既生霸。望後一日旁之爲旁生霸。劉氏之說本無可疑。月於三日始有光。至十五日而光盈。故鄭以哉生魄爲月之三日。與劉說不相反而適相成也。哉生魄、既生魄、或稱哉生明、既生明。文雖小異。義實大同。而劉以哉生霸爲望前一日。其謬妄亦不攻而自破矣。

晚出武成。一月壬辰以下。序所云往伐者也。四月哉生明以下。序所云歸獸者也。史云罷兵西歸行狩。則序文本作歸狩。彼認爲獸。故以歸馬放牛實之。既生魄以下。追敘前事。倣逸周書世俘解例。受命於周、受伐商之命也。予小子其承厥志、告諸侯以興師之意也。此當在壬辰前。蓋彼見三統歷云。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二十八日。因意諸侯受命於周。在十一月望日。言既生魄不言月者。用殷正則非周史之體。用周正則武王尚未興師。故敘於大告武成之後。且故爲此若斷若續之文。以疑後世也。底商之罪以下。記行師禱告之詞。戊午師渡孟津以下。記武王一戰克殷、與天下更始之事。序所云識其政事者也。既生魄不言月。故戊午癸亥之間。亦不言月。且與一月壬辰相隔遠甚。則不疑其三十四日而成一月也。

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不用鄭君避居東都之說。是東晉人尚知古義也。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崩。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詩。鴟鴞傳云。甯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疏引書傳。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殘奄。是今文說與毛公同也。史公從孔安國問故。而魯世家云。成王少。周公踐阼攝

政。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是孔安國古文說。亦與今文同也。馬鄭讀辟爲避。而以居東爲避居東都。不特於古無徵。卽下文罪人斯得。及鴟鴞詩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等語。竝不可解。（鄭謂周公居東。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羣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此臆說不可從。）或引墨子越絕書爲證。然越絕書言巡邊一年。則與經文居東二年不合。王氏尙書後案。曲伸鄭說。吾無取焉。

天官疾醫。參之以九藏之動。鄭注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正藏五。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脈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嘗疑十二經中。何獨不及膻與三焦。後讀素問三部九候論云。神藏五。形藏四。合爲九藏。張注。形藏四。謂胃、大小腸、膀胱。藏有形之物也。膻無出無入。三焦有名無形。皆不藏。有形者也。此與鄭說闇合。然素問上文云。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中部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上部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則九藏之說。自當如王注云。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腎藏志。是謂神藏五。一頭角、二耳目、三口齒、四胸中。是謂形藏四。以經解經。非王氏杜說也。周官參之以九藏之動。卽素問三部九候之法。鄭注云云。似越人所謂獨取寸口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矣。

瘍醫。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嘗以素問解之云。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辛養筋也。肝主筋。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鹹養脈也。心主血脈。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苦養氣也。肺主氣。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甘養肉也。脾主肌肉。獨酸養骨。與素問不符。酸屬肝。腎主骨。意卽乙癸同源。腎肝同治之理與。

敖繼公釋儀禮。屏弃古注。別出新裁。於經文有難通處。不以爲衍文。卽以爲脫簡。今就大射儀一篇言之。三耦再射畢。賓降。取弓矢于堂西。敖云。賓取弓矢以升。明其將侍君射。此言降而不言升。似有闕也。按下文云。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個。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此卽上文賓降取弓矢于堂西之事。蓋兩見之。前著其降。此著其升。經文極爲明備。安得有闕文耶。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敖云。比耦之時。大夫有與士爲耦者。諸公卿無與士爲耦者。此諸公卿三字衍文。按上文云。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鄭注。公卿或缺。士爲之耦。此補經文所未及。如敖說。則耦不升三字。亦衍文耶。諸公卿升就席。敖云。大夫既反位。諸公卿乃與之序升。公卿之下不言大夫者。文脫耳。此上下文皆卿大夫升就席。不應此時獨否也。按再請射時。大夫降適次。至射畢。小臣委矢而升就席。則三耦射時。大夫在堂下明矣。此句中不得有大夫二字。

王制。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鄭注。萬億、今萬萬也。按經注萬億竝千億之誤。蓋鄭注上文明云億、今十萬。安有十萬爲億。而萬萬卽爲萬億之理。鄭所見本。必作九千億畝。方與上文方百里者

爲田九十億畝相合。其後經文既誤。復以誤文改注。歷千餘年無有起而正其失者。

越語。夫差曰。寡人禮先壹飯矣。韋注。言己年長於越王。覺差一飯之閒。非也。吳越春秋載此文云。吾之在周禮、前王一飯。蓋卽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之義。吳於周爲同姓。越於周爲異姓。故下文云。君若不忘周室而爲敝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

趙策。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無此者、無若此也。記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

文選注。引戰國策。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校。蒙上秦王欲見頓弱章。以爲頓子說秦王。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蒙上唐且見春申君章。以爲唐且謂楚王、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舉。蒙上秦圍趙之邯鄲章。以爲魯連說張相國。必戰國策舊說如此。自鮑氏紊亂舊章以後。知此義者絕少。可見古書篇次。不容擅改也。

莊子讓王篇。以原憲與曾子類敍。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是曾子事。韓詩外傳竝以屬之原憲。蓋誤合莊子二條爲一也。不審古人讀書。何以疏漏若此。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是臣於君、可稱爾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是臣於君、可稱汝也。降及戰國。乃以爾汝爲輕賤之稱。孟子云。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可知時移俗易。雖大賢有不能守其舊者。

史記田敬仲世家索隱引鬼谷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長短經反經篇引鬼谷子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一段凡三百四十五字竝莊子胠篋篇文（鈔本書鈔百四十八又引鬼谷子魯酒薄而邯鄲圍文選東都賦注引周書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樂頒度量按其文在明堂解中是唐本周書亦有明堂一篇與今本同矣近蔡立青謂明堂月令其文已闕後人依小戴月令析出一目又點竄明堂位簡首數行以充一篇武斷若此又安足與言漢學耶

逸周書七十一篇唐時僅存四十五篇（見顏師古漢書注）今本乃有六十篇（內十八篇無注）大戴記八十五篇唐時僅存三十八篇（見史記索隱）今本乃有三十九篇（內十五篇無注）而唐人正義稱大戴禮尚有王度記辨名記禘于太廟文王世子諸篇皆出今本之外是二書均可疑也戴東原謂因隋志而知隋唐間所存已僅三十九篇孔巽軒又謂今本較唐本卷雖同而篇或逸豈二公未見索隱耶

雲間志序云前輩詩文散落於境內者姑撫南渡以前附於卷末今書後樓鑰魏了翁等記猶云後人續入也若重開顧會浦記華亭縣浚河置閘碑二篇顯出南宋何以自亂其例觀知縣進士題名續至淳祐寶祐則後人羼入已多非楊氏之舊矣

閻百詩謂事之眞者無往而不得其貫通事之僞者無往而不多所牴牾旨哉言乎石鼓本無全文而諸家意爲補綴余以古韻考之第一鼓工同用東韻好阜游求用幽韻寺趨臭時用之韻樸遬蜀用屋韻惟大下一字不可曉潘釋爲卽蓋欲與趎字叶不知卽屬質櫛趎屬麥錫二韻不相通也楊釋爲坠蓋欲與

時字叶。不知姿屬脂微。時屬之咍二韻亦不相通也。第二鼓首二句不入韻。蓋三句見韻之例。處、漁用魚韻。趨、鮮用元韻。鮑、庶、趣用鐸韻。說文鮑字从白得聲。或讀爲緐。以與上鮮字叶。誤矣。鯉屬之韻。柳屬幽韻。二韻連貫遞轉。（用戴東原說。）毛詩中亦有合用者。第三鼓安、軒、簡、旛、騝、原用元韻。寫、射、庶、兔用魚韻。趯、樂用藥韻。第四鼓碩、寫、庶、博用鐸韻。矢下僅空一格。當以重文成句。以下文驚字推之。必是肴豪韻字。毛詩中上下句相間用韻者甚多。楊釋上句彤矢奕奕。遂改下句爲六轡沃若。則何可矣。行、章、陽用陽韻。第五鼓行、陽、方亦用陽韻。第六第七第八鼓剝落已甚。其用韻不可知。第九鼓淨、平用青韻。止、里、用之韻。甯屬青韻。申屬眞韻。二韻同出異收。易彖象傳及屈宋賦有此例。右驟騶騶之下。楊補棨戟以奕。汝不執德。不知奕屬鐸陌。德屬職德。二韻不相通也。又云旛翰黎黎。旛旆施施。不知黎屬脂微。施屬歌戈。二韻亦不相通也。第十鼓亟、北、伏用職得韻。敬下一字不可曉。楊釋爲惕。則闌入麥錫韻矣。伏字或釋爲伐。則闌入月曷韻。亦非。

峋嶁碑。字體屈曲離奇。眞贋莫辨。楊用修釋文。以卿、登、門、興、庭、辰、衡、禋、亨、甯、奔爲韻。則大謬矣。古音卿、衡、亨入陽韻。登、興入蒸韻。門、辰、禋、奔入文韻。庭、甯入青韻。截然四部。不相通借。觀三百篇自明。

談天集證

帝曰。動靜何如。岐伯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餘而復會也。（素問五運行大論。）

日行黃道。自北而西、而南、而東。是右行也。地有四游。自南而西、而北、而東。是左行也。右行左行。皆一歲

一周天而右行之度微不及於左行故云餘而復會是卽西法之最高行矣　此論天地運行之理與五運六氣全無關涉如王注則仍是鬼臾區說何以黃帝疑而復問乎

帝曰余聞鬼臾區曰應地者靜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謂也願聞何以生之乎岐伯曰天地動靜五行遷復雖鬼臾區其上候而已猶不能徧明同上

自地視之地不動而日月五星皆動自日視之日不動而地月五星皆動動靜無定形遲速無常度宜鬼臾區之不能徧明也後之學者并不及鬼臾區萬分之一而強注此書能無爲古人所竊笑乎

夫變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緯虛五行麗地同上

七曜緯虛言七曜皆在太虛之中非同麗一天亦非各有一天也近日西人所自矜爲創論者岐伯早已言之

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同上

自人視之地爲下矣而地在太虛之中與七曜等豈有七曜皆動而地獨靜之理乎

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同上

帝疑地在太虛之中無所憑依而岐伯以大氣明之蓋凡物動則風生靜則風息地之旋轉於本心者、九十五刻奇而一周則大氣之環繞乎地者、亦九十五刻奇而一周使地一刻不動則一刻無大氣而地不能安於其所矣惟地之動、終古不息故大氣之旋、亦終古不息而人物之附於地者、不見其動而

但見其靜。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非置身於太虛之際、而神遊於造物之初者。其孰能知之。

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寒暑六入。故令虛而化生也。同上。

風寒在下、西法之温際也。燥熱在上。西法之火際也。濕氣在中、西法之冷際也。寒性堅凝。風、以動之。而太陽之火、遊行其間。則化而爲温矣。水土之氣、爲太陽所吸引。上至冷際。遂能映小爲大、升卑爲高。西人清蒙氣差之法。從此生矣。　風在空中而亦云下者。莊子齊物論云。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象之見也。高而遠則小。下而近則大。素問氣交變大論。

高於太陽、則距地遠、而視之若小。下於太陽、則距地近。而視之若大。五星以太陽爲心。古人蓋知之矣。

春氣西行。夏氣北行。秋氣東行。冬氣南行。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此卽下者右行之說也。春氣西行、則視日恆差而東。夏氣北行、則視日恆差而遠。秋氣東行。則視日恆差而西。冬氣南行、則視日恆差而近。高卑盈縮之理。從此可推。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莊子逍遙遊。

蒼蒼者非正色。則天之視地。猶地之視天矣。靜者未必不爲動。下者未必不爲上也。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莊子天運。

惟有機緘。故不得已。此地與諸曜互相攝動之理也。惟其運轉。故不能自止。蓋動而忽止、必有物以阻

之而諸曜皆在太虛之中則無阻之者也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莊子天下。

地繞日而行。則地之左右上下、無非天也。非天與地卑乎。地半徑萬一千餘里。而山之最高與海之最深者、皆不過十五里。約爲地半徑七百分之一。非山與澤平乎。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同上。

地形攄圓。其長半徑之中在北極下。則燕之北也。其短半徑之中在赤道下。則越之南也。河洛之閒。不得爲天下之中明矣。

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恆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博物志事類賦地部注。御覽地部。占經地占。並引尚書考靈耀文。

鄭注云。四遊者。自立春之後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遊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季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至冬季復正。禮月令疏。爾雅釋天疏。

又云。地蓋厚三萬里。古尺。得今尺十之八。則三萬僅得二萬四千。亦與西測不甚相遠。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夏至之時。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同上。

錢詹事云。冬至爲地上游之極。自地言之、謂之上游。自天言之、謂之最卑可也。夏至爲地下游之極。自地言之、謂之下游。自天言之、謂之最高可也。春秋分地正當中。地心卽天心。無高卑之可言。春分從地漸漸而下。距天遠則天高矣。秋分後地漸漸而上。距天近則天卑矣。以古法言之。天不動而地心有升有降。以西法言之。地不動而日行有高有卑。升降、卽最高最卑也。天中與地中有合有離。卽不同心天也。兩家之言。似柄鑿之不相入、而還以相證。如合符節。

今按錢說似是而非。不可不辨。蓋使地在天中。天不動而地有升降。則此處見爲上游者。其相距半周之處、必爲下游。此處見爲下游者。其相距半周之處、必爲上游。以地爲實體。能升降而不能有大小也。而高卑盈縮。天下所同。則將何說以通之乎。且高卑但可以釋上下游。又何以釋東西游乎。

然則緯書不足信乎。曰緯書之意。蓋以地之近日爲南。遠日爲北。後日爲西。先日爲東。所謂東西南北。皆在太陽之四周。不在黃道之中心也。既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則其行必成圓形、而不成直綫。故有人在舟中之喻。明謂日不動而地球環之。鄭氏之注。猶未抉其根矣。試詳言之。冬至地距太陽極近。則角度大於積度、而實行疾於平行。是爲南游之極。冬至後地距太陽以漸而遠。其疾漸減。至於春分而升降正中。則實行與平行等。然而積疾之多、正在春分。人從地面測之。則見太陽在平行東二度有奇。爲疾差之極大者。故春分爲西游之極也。（日差而東。則地差而西。）夏至地距太陽極遠。則角度小於積度、而實行遲於平行。是爲北游之極。夏至後地距太陽以漸而近。其遲漸減。至於秋分而升降正中。則實行與平行

等然而積遲之多正在秋分人從地面測之則見太陽在平行西二度有奇爲遲差之極大者故秋分爲東游之極也。日差而西則地差而東。

天左旋地右轉。文選勵志詩注初學記引春秋元命苞文。

人視日月星辰每日東升西沒是左旋也。實則地球自西而東旋轉一周而成晝夜是右轉也。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就一歲言之也。非下之左行無以見上之右行矣。天左旋、地右轉、就一日言之也。非地之右轉無以見天之左旋矣。

郘萌記先師相傳宣夜之說云。天了無形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眞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空虛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游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晉書天文志。

此與西人新法無一不合。惜所存之僅此數語也。行止須氣尤爲妙解。余爲申其義曰。氣足以攝之則行、西人所謂離心力也。氣足以凝之則止、西人所謂向心力也。漢蔡邕云。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由今觀之。天體太虛無渾蓋之可言。而日月五星之道皆爲攙圓渾蓋兩家不過假象以求數。惟宣夜近得其情焉。於此可見立論之難。

張子信隱海島中積三十年。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之數。月行遇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

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好惡。遇其好者留多行遲見早。遇其惡者留少行速見遲。與常數竝差。少者差至五度。多者差至三十許度。其辰星之行見伏尤異。晨應見在雨水後立夏前。夕應見在處暑後霜降前者竝不見。啓蟄、立夏、立秋、霜降四氣之內。晨夕去日前後三十六度。內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者不見。北史藝術傳。隋書天文志。

此卽互相攝動之理。可見西人之鄒論。中土已有先覺者也。

古歷日有常度。天周爲歲終。故係星度於節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爲天。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極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蓋近之矣。唐書歷志。

中法自大衍術。始用歲差。沿至授時。皆以爲歲不及天。明季西法。獨以爲恆星東行。近復改從古法。始知古人之不可輕議也。蓋使恆星東行而黃道不動。則太陰之交逆行。五星之交順行。同一交行。何以有順有逆。惟黃道西移而恆星不動。則月五星之交點。皆爲逆行。與黃道爲一例。天自爲天。歲自爲歲之說。雖聖人不能易已。

凡二星相近。多爲之失行。三星以上。失度彌甚。天竺歷以九執之情。皆有所好惡。遇其所好之星。則趣之行疾。捨之行遲。同上。

此亦互相攝動之理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恆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恆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此左字當作右）故使恆星河漢回北爲南日月因天隱現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正蒙參兩篇）

天本太虛而七曜又皆右旋則左旋者果安在哉祇以地實右旋於中遂使天若左旋於外如人在舟中自北而南者必見岸之北行自南而北者必見岸之南行同一理也惟岸有定距人皆知其不動而太虛無體但見恆星河漢之自東而西則不得不以左旋目之矣異哉橫渠乃能於千餘年後推陳出新發前人未發之覆非好學深思以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閒有大小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同上）

此以陰陽升降發明緯書上下游之理冬至後陽氣上升則地漸降而日漸長夏至後陽氣下降則地漸升而日漸短注家皆以恆理求之宜其扞格而不相入矣潮汐大小兼論日月攝力亦與西說闇合

厤學叵言

梅氏月食蒙求以黃白差角如減黃赤差角而得月赤道差即噶西尼之赤白二經交角也復求二經赤道差即赤經高弧交角如減月赤道差爲地經白道差即白經高弧交角故云此錢所指即月行白道之

極。積學參微。乃與新法闇合。信乎此心此理。不以東海西海而殊。

江氏冬至權度云。西法最卑。每歲東行一分一秒十微。以遠年冬至考之。此率似微縮。大約當加二秒。亦與噶西尼新法闇合。

太陽中距盈縮差。噶西尼新法。比地谷舊法。減六分五十八秒。江氏因謂本輪均輪之半徑。古大而今小。失其解矣。噶西尼所測之盈縮差。實與地谷數同。惟所定地半徑差、清蒙氣差之數。與舊表互異。故減盈縮差以就之。非眞減也。試以春秋分言之。舊法謂京師春秋分午正。太陽高五十度。無蒙氣差。而加地半徑差一分五十六秒。今法謂日天地半徑差甚微。可以不計。而減蒙氣差五十秒。故所測視高度雖同。而所推實高度恆低二分四十六秒。春分日道自南而北。緯度差而南、則經度差而西矣。秋分日道自北而南。緯度差而南、則經度差而東矣。夫春分者、加極之限也。秋分者、減極之限也。分。要其大致不甚相遠。既春分差而西。秋分差而東。則其加減差之數漸平。依弧三角算。緯度差二分四十六秒。經度必差六分五十八秒。而此六分五十八秒。正新法盈縮差減於舊法之數也。二分之距中距歲有行。

噶西尼之太陰初均。卽舊法之初均二均。合兩次加減爲一次加減也。舊以月距本天高卑取初均。又以月距日取二均。今以日距月天高卑定兩心差。又以月距本天高卑取初均。則月距日之用已藏其中。是故日當月天中距。而月在中距。則必與日同度。四度五十七分奇。爲朔望時之最大差。卽舊法本輪半徑、併均輪半徑之數也。日當月天高卑。而月在中距。則距日必九十度七度三十九分奇。爲兩弦時之最大

差、卽舊法本輪半徑併均輪半徑、仍加次輪全徑之數也。於此見新舊二法之同而異。亦見新舊二法之異而同。

求日月距高卑前後各度視徑。回歷用轉比例法。以各度距地與最高距地之比。同於最高徑分與各度徑分之比。（明史不著算法、今以立成推之當如此。）地谷改用矢綫比例。以本輪全徑二千萬、與各度距高卑矢綫之比。同於高卑徑差與各度徑差之比。二法不同。當以回歷爲正。蓋本輪徑綫如股。太陽心距地心綫。如弦。股之與弦。終古不能相合。況如地谷之說。均輪心循本輪周行。而太陽又循均輪周行。從太陽心出綫。與本輪高卑綫十字相交。必不與本輪正弦、合爲一綫。然則以矢綫求徑差。特因其數之相近而假借用之。非正法也。近噶西尼亦用轉比例。與回歷合。

以黃道高弧交角。加減黃白大距。爲白道高弧交角。西人新舊二法之所同也。而按圖察之。舊法從白道立算。新法以白道經圈過黃道之點立算。微有不同。然皆非密率也。從白道立算。必用兩斜弧三角形。求月距限與限距地高。以白道經圈過黃道之點立算。必求黃白二經交角、與黃道高弧交角相加減。歷家徒取其數之相近。而不察其法之非眞。設有微差。紛紛遷就湊合。算術益工。算理益晦矣。

太陽兩心差有大小。則歲實有消長。當用均輪以消息之。然按圖詳審。其法有三。其一。均輪心循本輪右旋。日天心循均輪左旋。則兩心差大時最高行遲。兩心差小時最高行疾。聯其行跡。卽成不同心圈。與七政小輪、成不同心天者同理。其二。均輪心右旋。日天心亦右旋。則兩心差大時最高之行反疾。兩心差小

時最高之行反遲。如噶西尼之算太陰最高均也。其三。最高終古平行。而兩心差有加減。其加減與均輪矢綫相應。如噶西尼之算黃白交角。朔望後又有加分也。三者雖同用兩心差起算。而行度各殊。是必徵之實測。乃取其合者用之。

黃赤大距。古遠今近。王曉庵欲據以爲歲實消長之根。梅氏謂黃赤距度。其差在緯。歲實消長。其差在經。似非一根。余謂經度與緯度、相待而成者也。緯度既差。則經度亦必有差。試於北極設一本輪。又於本輪周設一均輪。黃極在均輪最遠時。黃赤之距極大。在均輪最近時。黃赤之距極小。惟此二時。黃極與輪心成一直綫。故無差數。最遠後黃極在均輪心之西。而極至交圈之過黃道者。亦差而西。故其平行應差而疾也。平行疾則歲實漸消矣。最近後黃極在均輪心之東。而極至交圈之過黃道者、亦差而東。故其平行應差而遲也。平行遲則歲實漸長矣。以太陰正交均參觀之。其理益明。

七國正朔不同攷

七國時之歷法。不可知矣。然秦以十月爲正。史有明文。而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云。汲冢紀年。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記魏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然則三卿分晉。皆承晉歷而用夏正矣。既用夏正。則與秦差三月。楚、齊、燕歷法無攷。若用周正。亦與秦差一月。史記雜采諸書。兼用三正。宜其彼此齟齬。而二千餘年未有論及此者。甚矣史學之難言也。略舉數條。以證明之。

秦本紀惠公十二年出子生。表在十一年。紀用秦正。表用夏正。

又孝公二十四年與晉戰雁門。表在二十三年。同上。

又惠文君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十一年更名少梁曰夏陽。張儀傳竝在十年。紀用秦正。傳用夏正。

魏表哀王十三當秦昭王元。秦擊皮氏未拔而解。樗里傳同。魏世家在哀王十二年。表傳用秦正。世家用夏正。

秦本紀昭襄王九年孟嘗君來相秦。表在齊湣王二十五。當秦昭王八。田完世家同。紀用秦正。表世家用周正。

又昭襄王九年。奐攻楚。取八城。表在楚懷王三十。當秦昭王八。楚世家同。同上。

楚世家頃襄王二年。楚懷王從閒道走趙。趙不敢入。復之秦。三年懷王卒於秦。表同。秦本紀竝在昭王十一年。當頃襄王三年。同上。

秦本紀昭襄王十六年冉免。表在十五年。紀用秦正。表用夏正。

秦表昭王十九年十月爲帝。十二月復爲王。趙世家在惠文王十年。當昭王十八年。表用秦正。家用夏正。世

趙表惠文王十九年秦敗我軍斬首三萬。二十年與秦會鼃池。廉頗傳在一年。表用秦正。傳用夏正。

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是以十月爲歲首也。昭襄王四十二當魏安釐王十二。而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無忌謂魏王曰。太后、母也。而以憂死。是知昭襄王四十二年之十月正在安釐王之十一年矣。紀用秦正。世家用夏正。

范雎傳昭王四十二年平原君入秦。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

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昭王四十二當趙孝成王元平原君爲孝成叔父不得云王之弟矣蓋此事在昭王四十二年之首三月正當趙惠文王之三十三年也傳又云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蓋其時惠文初薨孝成嗣位鄭國尙未知也

又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涇拔之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閒賣趙大破趙於長平趙奢傳在孝成王七年春申君傳在爲楚相之四年竝當昭王四十八年與睢傳合表在昭王四十七年表用夏正傳用秦正

秦本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爲三軍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是以十月爲歲首也白起傳云昭王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正月罷兵其九月秦復發兵攻趙邯鄲秦本紀誤作十月與秦紀合

白起傳又云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時已在歲終矣下文又云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則在五十年之十月據秦本紀又云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武安君行至杜郵引劍自殺則在五十年之十二月據秦本紀史公不著年數故下文補敍之曰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一字誤此史文縝密處

秦表莊襄王三年初置太原郡燕世家在王喜七年當莊襄王二年表用秦正世家蓋用周正

秦始皇本紀十四年韓非使秦表同韓世家在王安五年當始皇十三年表紀竝用秦正世家用夏正

又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狗表同燕世家在王喜二十七年當始皇十九

年。表紀並用秦正。世家蓋用周正。燕策。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秦虜王遷在始皇十九年。則荊軻之行。當卽在是年冬。風蕭蕭兮易水寒。亦似十月中語也。

中江考

中江首受江水於蕪湖縣西南。

襄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鳩茲城在今蕪湖縣東三十里。衡山卽橫望山、在今太平府東北六十里。與江甯府接界。

東逕太平府治、當塗縣南。

今名黃池河。在太平府南六十里。南至黃池鎭。與宣城縣分中流爲界。

又東逕高淳縣南。

縣西二十里名石臼湖。與當塗、溧水縣分界。縣西南三十里。名丹陽湖。中流與當塗縣分界。縣西南五里、名固城湖。與當塗、宣城縣分界。方輿紀要。固城在縣南十五里。春秋時吳所築。爲瀨渚邑。周景王五年。楚子圍敗吳軍於此。

又東逕溧水縣南。又東逕溧陽縣北。

卽永陽江也。一名瀨水。相傳子胥乞食投金處。江上有渚曰瀨渚。又謂之陵水。范睢言子胥出昭關至

陵水是也。自瀨渚東流爲瀨溪。鄉民誤曰爛溪。入長蕩湖。湖周一百二十里。一名洮湖。虞翻、韋昭、酈道元、竝以洮湖爲五湖之一也。自五代楊行密於溧陽縣西築五堰。而丹陽、固城、石臼諸湖之水。與長蕩湖不相通轉。由黃池河以西注大江。宋時五堰漸廢。改爲東西二壩。壩卑薄、水易泄。故高淳無水患。明永樂初。以蘇松水災特甚。修築東壩。高厚至數十丈。嚴禁決泄。由是高淳圩田、日就傾圮。而中江故道。不可復問矣。

又東與滆湖合。

滆湖在宜興縣西北三十五里。與武進縣分界。湖南北百里。東西三十餘里。虞翻、酈道元以爲五湖之一也。文選江賦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滆湖。

又東逕宜興縣北而入于太湖。

宜興縣南五里。有陽羨城。漢志所謂中江東至陽羨入海者也。今名荊溪。上承諸川。下注太湖。湖周五百里。跨蘇、湖、常三州之地。卽禹貢之震澤。

自太湖分流東出。逕吳江縣南。

中江於是有松江之名。古名笠澤。哀十七年。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或謂笠澤卽太湖。然國語言吳軍江北。越軍江南。則主松江爲長。

東北流逕吳江縣東。合龐山湖。

湖在蘇州府南二十里。史記正義。蘇州東南二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曰上江。亦曰東江。水經注。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岐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爲三江。雖名稱相亂。不與職方同。按東婁二江入海之道。今不可詳。志家以黃浦爲東江。劉家河爲婁江。皆附會之說。或乃據以解禹貢之三江。不知道元已斥其非矣。

屈曲流逕崑山縣南。合澱山湖。

亦曰薛澱湖。在崑山縣東南八十里。接松江府界。周迴幾二百里。

又東逕青浦縣北。其北岸則嘉定縣。

有趙屯、大盈、顧會、崧子、盤龍五大浦。竝注松江。

又東逕上海縣北。黃浦自南來注之。其北岸則寶山縣。又東入于海。

黃浦導源三泖。東流又折而北。兩崖之水皆入焉。經縣城南。折而東北。合吳淞江。以入于海。

南江考

南江首受江水於池州府治貴池縣西。

水經注。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石城、在今貴池縣西七十里。

東流逕其縣南。貴長池水注之。

方輿紀要。池口河有五源。一出石埭縣西至樑山。一出太平府西南之古源山。一出考溪。一出石嶺。一出東源。會於秋浦。匯於府西南七十里之玉鏡潭。又迤邐數十里。過鎮山。入池口河。以達大江。按秋浦、玉鏡潭、正古之貴長池。但貴池以東。江水不續轉西北流。以入于大江耳。

又東逕青陽縣南。

水經注。南江又東逕臨城縣南。臨城、在今青陽縣南五里。

又東逕涇縣北。涇水注之。

韋昭曰。涇水出蕪湖。蓋由蕪湖南流、入于南江也。方輿紀要。賞溪一名涇溪。其上流、卽石埭縣之舒溪、太平縣之麻川也。二水相合。在縣西南百餘里。有麻溪渡。出麻口、入縣境。下灄灘。經九里、羅浮、萬春等潭。皆隨山旋繞。與太平縣分界。東北流至涇縣西。又東北流至宣城縣西、而爲青弋江。又北會黃池河。又北入蕪湖縣界。注大江。阮儀徵浙江考云。涇溪上連舒溪。下接青弋江。中間正是南江故道。但與青陽之水不續。遂合青弋江而北流。宋崇慶中。縣尉劉誼。以溪流東徙。於賞溪西鑿新河。欲挽之使西。而卒無成。可見池甯之水。皆東流。非西流也。

又東逕甯國府治宣城縣南。桐水注之。

哀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蓋桐水入江之口也。方輿紀要。廣德州西北二十五里。亦曰桐川。源出州南白石山。西北流逕建平縣界。又西入宣城縣界、爲白沙川。亦曰綏溪。匯於丹陽湖。入大江。按桐水當西

流南入於江杜注左傳已云西北入丹陽湖則其改流在杜氏前矣

其南岸則旌德縣旋溪水注之

水經注南江又東逕安吳縣號曰安吳溪今旌德縣西北十五里有安吳故城江南通志舒溪在石埭縣續文獻通考謂之旋溪一出太平縣之弦歌鄉一出縣之舒泉鄉經城南合佘溪岳溪諸水下涇縣至蕪湖入江然則舒溪卽旋溪也阮儀徵浙江考云旋溪水北注于南江與涇水南注者迥然各判今南江旣湮而旋溪北合涇水爲青弋江然舒溪涇水之閒南江故道尙可迹而求之也

又東南逕甯國縣南又東逕廣德州南又東逕安吉州北長興縣南

水經注南江又東逕故鄣南安吉縣北故鄣城在今長興縣西南八十里安吉城在今州西南三十里

又東北入于太湖

水經注南江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禹貢東迤北會于匯鄭注東迤者爲南江蓋與中江合而爲一矣然則僞孔傳以三江旣入爲入震澤其說亦未可厚非也

自太湖分流東出逕吳江縣南

漢志所謂南江在吳南者也與吳淞江合流

折而西南逕嘉興府治秀水縣西

定十四年吳伐越越敗吳於檇李檇李故城在今嘉興府西南四十五里

又西南逕桐鄉縣西。又西南逕石門縣西。

國語。句踐之地。北至於禦兒。今石門縣東南一里。有語溪。卽古禦兒地。

又西南逕杭州府治仁和縣東。而合于臨平湖。

湖在杭州府城東北六十里。水經注。臨平湖上通浦陽。下通浙江。蓋謂由臨平湖至蕭山縣界泝流而上則浦陽江。順流而下則錢塘江。非以浦陽爲臨平湖之上源也。

又南。漸江水從西南來注之。

方輿紀要。浙江之源有三。一曰新安江。或謂之徽港。源出徽州府西北黟山。至嚴州府城南。與東陽江合。一曰東陽江。或謂之婺港。源出金華府東南大盆山。至蘭溪縣西南。與信安江合。一曰信安江。或謂之衢港。源出開化縣東北百際嶺。至蘭溪縣城西。與東陽江合。二江既合。東北流至嚴州府城東南。而與新安江會。三源同流。東過桐廬縣。或謂之桐江。又東北入富陽縣界爲富春江。經縣城南。又東逕杭州府城南。而謂之錢塘江。按南江自太湖分流。皆西南行。過仁和乃折而東。故名浙江。因與漸江水合。而漸江亦得浙江之名。自唐築捍海塘以禦鹽潮。而南江流絕。浙江之名。遂專屬于漸矣。

折而東逕蕭山縣北。其北岸則海甯縣。

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

又東逕紹興府北。浦陽江水注之。其北岸則海鹽縣。

說文所謂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也今會稽山陰二縣竝附紹興府城城東南十二里有會稽山哀元年越子以甲楯五千棲於會稽卽此方輿紀要浦陽江源出浦江縣西深袁山至山陰縣南分爲二支一西北經蕭山縣東南折而東北經紹興府西之錢清鎭入海名錢清江一東流合剡溪經紹興府東之曹娥廟又北逕上虞縣西而西北入于海名曹娥江今紹興府北有三江海口蓋以錢清曹娥與浙江竝列而爲三也

又東逕上虞縣北又東逕餘姚縣北其北岸則平湖縣

漢志所謂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者也吳越春秋夫差增封越地北至平原越絕書作武原水經注海鹽縣徙治于武原鄉淪爲當湖卽今平湖縣地

又東逕慈谿縣北其北岸則金山縣

金山縣屬松江府北接漢婁縣地漢志婁有南武城闔閭所起以候越亦以浙江爲吳越之界也

又東逕鎭海縣北而東入于海

紹興以東距海漸近南北兩岸茫無涯涘故近志直謂之海然漢志明言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則餘姚以西皆南江之委而海必在餘姚東矣戴東原以餘姚爲餘杭之誤失之

西月日攷補遺

歷書中所引西月日梅氏攷之詳矣余讀天步眞原又得數條可以補歷書之未備故具錄之

一千四百六十八年成化戊子二月十三日午前三小時二十二分日雙魚四度十一分是以寶瓶二十二度爲二月朔

又二月二十八日午前六時四十六分日雙魚十八度二十五分是以寶瓶二十二度爲二月朔

一千五百十五年正德乙亥三月三日二時日雙魚二十三度十七分是以雙魚二十一度爲三月朔

一千五百十九年正德己卯三月三十日十七時日白羊十九度二十五分是以雙魚廿度爲三月朔

又四月十二日十六時三十八分日金牛二度三分是以白羊廿度爲四月朔

一千五百二十二年嘉靖壬午八月二十五日十五時十六分日雙女十二度十一分是以獅子十八度爲八月朔

右六條、竝從磨羯宮起正月、與歷書同、

一千四百六十七年成化丁亥八月二十八日日出前三時四十五分日天蝎十三度二十四分是以天秤十七度爲八月朔

一千五百一年宏治辛酉七月二十四日六時四十分日天秤十度三十七分是以雙女十八度爲七月朔

一千五百三年宏治癸亥九月十九日三時三十一分日人馬六度十八分是以天蝎十八度爲九日朔

一千五百十年正德庚午六月十日午時日獅子二十六度十一分是以獅子十七度爲六月朔

一千五百十二年正德壬申六月三日亥時日獅子二十度四十四分是以獅子十八度爲六月朔

一千五百十九年正德己卯·八月五日子後六時·日天秤二十度四十分·是以天秤十七度爲八月朔
一千五百二十年正德庚辰·八月七日一時一分·日天秤二十三度四十二分·是以天秤十八度爲八月朔·
一千五百二十九年嘉靖己丑·六月二十九日子後二時三十分·日雙女十五度三十五分·是以獅子十八度爲六月朔·
一千五百三十七年嘉靖丁酉·八月十一日十三小時十六分·日天秤二十八度六分·是以天秤十八度爲八月朔·
一千五百五十一年嘉靖辛亥·三月二十五日十八時三十三分·日陰陽十五度三十八分·是以金牛廿一度爲三月朔·

右十條、竝從雙魚宮起正月·與歷書異·據此·則西人紀月有二法·一建子·一建寅·亦如中歷步算起冬至、而紀歲則起立春也·但彼以太陽會恆星爲歲·不用閏月·又與中歷不同·各宮朔日之度·參差不齊·獅子十七度·或十八度·雙女十八度·天秤十七度·或十八度·天蝎十八度·寶瓶廿二度·雙魚廿度·或廿一度·白羊廿度·金牛廿一度·蓋白羊以後·日行縮歷·故一月三十度而不足·天秤以後·日行盈歷·故一月三十度而有餘也·梅氏謂西歷以太陽行滿三十度卽爲一月·亦攷之未盡矣·

與錢丈湛園書

秦校鬼谷子甚善。尙有一二小小疑處。如反應篇題注云。聽言之道。或有不合。必反以難之。彼因難而更思。必有以應也。篇中有云。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是篇名反應。無可疑者。御覽引作反覆。安知非傳寫之誤。秦氏徒據篇首、反以觀往、覆以驗來數語。謂當作反覆。誤矣。權篇言或反覆、欲相卻也。別本無此八字。據上下文勢推之。無者是也。注云。言或不合、反覆相難、所以卻論前事也。是解下文難言卻論之義。與此八字無涉。不可以言者有諱忌也。別本言下復有言字。似與注合。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此十二字。別本亦作正文。此下更有故曰二字。本經陰符七術篇。無閒則不散、勢者待閒而動、道藏本。者上有散字。依注當于勢字絕句。不得以勢字爲衍。勢敗者不以神肅察也。注云。神不肅察、所以勢敗也。文義甚明。秦氏疑敗爲散字之誤。本文散字。乃布散之散。今忽作離散之散。此節文義。竝不可通矣。而能行此者、形勢不得不然也。此十二字。與上文不甚連貫。疑後人倣孫武子妄增。中經篇。執仇鬬郤、據上下文及注。執字必當作解。道藏本蓋得之矣。其符言篇與管子九守篇大同。以彼校此。其誤謬尤有不可掩者。如柔節先定、柔誤作被、定誤作肉。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聽誤作德。續檢六韜大禮篇。亦有主位主明主聽三節。善與而不靜。靜作爭。尤穩愜。失誤作防。又脫去勿望而許一句。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刑賞二字誤作賞賜。貴三字。於誤作驗、四曰上下左右前後。曰誤作方。左右前後、卽四方也。不得複見一句中。聖人因之、故能掌之。因誤作用。掌誤作賞。寂乎其無端也。寂乎誤作家于。屈原賦云。野冢寞其無人。古寂字或作冢。因誤爲家也。主參誤作主恭。按實而定名。脫去名實二字。按省作安。定又誤爲完。此篇幸有管子

可證。注乃緣辭生訓。毫不致疑。貞白梁人。所見本不應謬誤至此。此亦是尹非陶之明徵矣。要當與讀古書者一共評之。

與沈丈卿雲書

大著醫學啓悟。以六氣隸四時。分經辨證。言簡意該。實爲醫林未有之書。付之剞劂。行將不脛而走矣。僕所疑者。天元紀大論等篇。本非素問原文。王氏取陰陽大論、補入經中。中如甲己之歲、子午之歲等語。乃以干支紀年。漢以前無此例也。況上古乎。素問但言四時五氣。初無六氣之說。大著援玆論篇、乘春則肝先受之云云。以證六氣。然惟初氣四氣爲恰合耳。三氣少陽相火。而乘夏、則心先受之。猶可曰舉君火以該相火也。六氣太陽寒水。而乘冬、則腎先受之。猶可曰腎與膀胱爲表裏也。至五氣陽明燥金。而乘秋則肺先受之。二說判然不合。今乃混而一之。得無有強題就我之弊乎。況如六氣之說。春分以後。卽屬少陰君火。又與經所云乘夏則心先受之者。先四十五日乎。可見運氣七篇與素問自是二書。當如朱子所云。此就此說。彼就彼說。未可因其近似而合之也。至客窗偶談。想從醫徵錄出。其中可疑者甚多。第二條言冬至月行北陸、日行南陸、夏至日行北陸、月行南陸。游談無根。因與醫學無關。姑置不辨。第四條、言夏秋經絡在手、春冬經絡在足。又言春夏君相火令、經屬手少陰少陽。秋冬寒涼之令、經屬足三陰三陽。兩說自相矛盾。皆不可通。卽如六氣之說。乘春則肝先受之。肝非足厥陰乎。乘長夏則脾先受之。脾非足太陰乎。況傷寒論之六經。該括表裏藏府。竝非單論足經。河間熱病、專究三焦。而病情經絡。仍從傷寒立論。此

正河閒之善讀仲景書也。又安得而非之。第六條言寒邪鬱遏肌表之陽、則爲惡寒身熱。抑鬱藏府之陽、則爲狂言、讝語、胸滿腹脹、非寒能變熱也。說本趙氏醫貫。趙氏認傷寒爲鬱證。以逍遙散通治諸鬱。而訾傳經六經等語、爲支離多岐。顯與仲景作對。吳江徐氏辨之已詳。請更以一言折之曰。陽明胃實用大承氣湯。豈有藏府之陽、爲寒所鬱、而復用寒藥以治之乎。至謂風寒兩傷。用大青龍、而以石膏爲風藥。其說尤不可通。自許叔微以桂枝湯主中風、麻黃湯主傷寒、大青龍湯主風寒兩傷營衞。牾爲三綱鼎力之說。印定後人眼目。至柯韻伯、沈堯封。始起而辨其非。而僕更有說焉。桂枝、麻黃二湯。皆主風寒兩傷。蓋風不挾寒。卽屬風溫。桂枝湯不中與也。大青龍證是表寒束其內熱。故用麻黃、石膏。表裏分解。一變爲麻杏甘石湯。再變則爲白虎湯矣。白虎爲熱病主方。盡人知之。而獨以大青龍爲風寒兩傷營衞。果何所見而云然耶。第八條言風、寒、暑、濕、燥火。隨其何氣便爲何疫。不知疫之爲病。有熱無寒。故喻氏云。盛夏濕溫之證。卽藏疫病在內。又云。一人受之則爲濕溫。一方遍傳卽爲疫癘也。至謂口鼻膜原。亦屬藏氣所司。說誠有理。然疫病每在饑饉兵荒之後。正氣大虧。邪從口鼻而直行中道。流布三焦。浩浩莫禦。非若傷寒之傳經轉屬。以漸而來。故云不分經絡藏府。非謂膜原不屬藏府、而用達原飲治之也。況達原飲中厚朴、草果、檳榔。皆屬清理腸胃之品。知母直走少陰。全與膜原無涉。原吳氏立方之意。蓋以濕土之邪。從竅而入。以類橫連。未有不直犯中焦者。故一見脈浮、便與白虎。一見脈沈、便與承氣。是其治法獨取陽明。今以達原爲膜原主方。不轉失立方之本意耶。僕於醫學。嘗之捫燭扣槃。安敢妄參末議。然蓄疑而莫白。恐終無自信

之時。辱承下問。因得據臆直陳。惟卿雲先生正其疵謬、而誨以所不知。則幸甚。

與翁查麓書

承示雲閒文粹。因取松江府志讀之。見其所載山川古蹟。率皆捉影捕風。茫無實據。蓋地理之難言久矣。吾松之水。莫著於松江。在古爲大江之經流、與毗陵之北江、餘姚之南江。竝列而爲三江、漢志會稽毗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蓋中江爲正流。而南北二江皆其支派。毗陵縣北之江。不屬江而屬漢。有導水經文可據也。漢魏閒蕪湖水已不復東。故水經有北江、南江、而無中江。其南江會松之故道。則道元猶能言之。水經注云。江水自石城東出爲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逕安吳縣。又東逕甯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胡朏明云。南江既入太湖。而東爲松江。則無更從餘姚入海之理。酈元曲爲此說、以應漢志南江在吳南之文。不思經云。東迤北會于匯。鄭注。東迤者爲南江。是南江、中江會於震澤。經有明文矣。鄭注又云。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此自三江之上流言之。郭景純云。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此自三江之下流言之。漢唐諸儒皆不誤。宋以後乃異說紛然。近世如胡朏明、全謝山輩。雖知講求古義。而不考古今水道之變遷。反謂大江、震澤。本不相通。彼號爲通經者猶若此。況可責之志乘家哉。庾仲初揚都賦注。以松江、東江、婁江爲三江。卽吳越春秋所謂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而張守節取以解禹貢之三江。失在張而不在庾

也。東江久湮無考。或以今之黃浦當之。則顯違東南入海之文。水經注云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爲次谿。（以史記正義考之、小湖卽白蜆湖也。在今吳江縣東南四十里。）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逕由卷縣故城下。卽春秋之檇李城也。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又東出五十里。有武原鄉、故越地也。秦於其地置海鹽縣。縣南有秦望山。谷水於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此卽庾仲初所謂東南入海爲東江也。其分江入海。皆在今浙江嘉興府界中。陸士衡詩云。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錯舉二地言之。非謂谷水在崑山之北也。而雲閒志引水經注、於謂之谷水下、增南接三泖四字。承其誤者。以三泖當谷水。併由卷、武原皆移而屬之松郡。且指金山縣北之一山名秦望以實之。王充論衡有云。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言。聖人惑焉。其是之謂矣。金山縣北之山。雲閒志但名秦山。無始皇望海之語。其載秦皇馳道。在崑山南。距秦山七十餘里。唐薛據秦望山詩。始見於陳志。而雲閒志無之。可以證秦山之不名秦望也。水經注云。海鹽縣澉爲柘湖。徙治於武原鄉。後又澉爲當湖。是柘湖與武原鄉。截然二地。當湖之不屬松江。甚易明也。而志家以武原爲金山縣地。游談無根。徒獻笑於後人而已。閣下留心文獻。會萃成編。以備一方之掌故。其於山川古蹟。必能出獨見以破羣疑。一得之愚。願閣下有以教我焉。

與張嘯山書

許氏太陽行度解。謂日行赤道。原無盈縮。而人目視之有盈縮者。由於黃赤斜交、及地面測望。反覆辨論。說亦娓娓可聽。僕以算理考之。黃赤斜交者、西法所謂升度差也。二至之後。赤道一度。當黃道不足一度。

二分之後赤道一度當黃道一度有奇若以赤道求黃道二至後當有減差二分後當有加差以黃道求赤道者反是今推太陽盈縮則最卑後六宮爲加差最高後六宮爲減差已如方枘圓鑿之不相入矣況黃赤交角終古不易而最高卑歲有行分又安得以升度差爲盈縮之原乎地面測望者西法所謂地半徑差也地谷定地平上最大差爲三分京師春秋分太陽高五十度當加地半徑差一分五十六秒以弧三角推之緯度差一分五十六秒經度僅差四分五十秒耳若依噶西尼新法日天距地甚遠地平上最大差爲十秒則春秋分經度之差不足二十秒矣況起算之根皆以所測之視高度加地半徑差爲實高度故所定節氣皆從地心起算不從地面起算又安得以地半徑差爲盈縮之原乎黃道出入于赤道之內外大距二十三度有奇太陽循黃道行其距地平之高弧隨時隨地不同而其距地心之遠近則一故黃道交於赤道但可以南北言不可以高卑言也地心不當太陽天之正中而微在其一偏西法謂之兩心差太陽在最高半周則距地遠而行遲在最卑半周則距地近而行疾此遠近謂距地心非謂距地平所以然者高卑綫與黃道平行而與地心相參直故南至赤道之表北至戴極之下立表測候其盈縮無不同者許氏於此析猶未精故謂赤道北與天頂近爲高赤道南與天頂遠爲卑又謂高卑者平圓之象非渾圓之象渾圓之黃道必側視之乃有高卑是距地心之遠近與距地平之遠近混爲一矣天雖渾圓然高卑盈縮其加減止在黃道一綫則其象必爲平圓而非渾圓西法求盈縮差用平三角而不用弧三角正爲此也許氏誤以距地平之遠近爲高卑故謂地面相差一象限則高卑必易位又謂人必正當赤

道之下。立而仰測。然後赤道與日與人目。聯爲一綫。審如是。則日行盈縮。亦當隨地而殊。然中西兩家竝無此說。則其不足信也明矣。至於左旋右旋之論。尤不可通。左旋之度在赤道。一日一周者也。右旋之度在黃道。一歲一周者也。中西兩家竝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自張橫渠有俱左旋之說。而朱子蔡氏因之。遂以太陽右旋一度爲不及天一度。此據理之空談。非歷家之實測。而許氏謂日之自行于本天者。一日恰滿一周。竝無欠缺。其不及一度。從天而見。則承朱蔡之誤而又誤矣。彼見太陽東升西沒。終古不易。故以爲一日一周。不知其爲大氣所攝。而非太陽之自行。太陽自行黃道。較赤道之左旋者。不特東西相違。而且南北異向。故有緯南、緯北、日永、日短之殊。戴氏王氏。論之已詳。許氏不得其意。妄加駁詰。不幾如鼷鼠之食牛角。愈入愈深而愈不能出乎。後附太歲太陰說。較錢詹事爲詳。然謂漢志歲名困敦。乃謂太初元年歲前。非本年也。則亦大誤。太初元年。始以建寅爲歲首。建寅之距建亥。僅三月耳。斷無以此三月別爲一年之理。況超辰之法。必俟餘分盈百四十四而後超一辰。則以太歲紀歲。亦必以天正冬至、歲星所在爲準。斷無一歲而名丙子又名丁丑之理。觀歲術推歲所在。用上元以來外所求年。而不用盡所求年。其理固章章也。太初元年。次餘百三十五。已近超辰之限。故下至王莽始建國五年。距算百十六。而已超一辰。許氏疑未滿百四十四年。非超辰之本法。是按圖索驥。而未能洞曉乎立法之所以然矣。僕於中西算術。無所偏主。但參伍反覆。以求得夫心之所安。三復此書。似有不能釋然於心者。敢還質之。足下惟足下教之。

嘯山先生足下。古韻自秦漢後。壅蔽二千餘年。近得顧炎武、江愼修諸公。相繼闡發。始有蹊徑可尋。然衆說異同。互有得失。足下謂江氏囿于今音。段氏過于求古。誠切中二家之病。而僕更有說焉。聲音之理。出自天然。一聲而分爲四。不過疾徐高下之間耳。用韻之法。分則四聲俱分。合則四聲俱合。斷無此分彼合、多寡不均者也。江氏古韻標準。分魚、蕭爲二。合藥、鐸爲一。是二平而共一入矣。合支、脂之、微爲一。分質、月、錫、職爲四。是一平而有四入矣。段氏六書音均表。分尤、侯爲二。合屋、燭爲一。分文、元爲二。合術、月爲一。參差不齊。亦未明于四聲一貫之理。戴氏聲類表。孔氏詩聲類。皆以一陰一陽兩兩相配。較諸家爲有條理。而其分部、又各不同。僕以詩三百篇。參伍求之。分古音爲二十二部。第一歌、第二魚、入聲鐸。第三東、第四侯、入聲屋。第五冬、第六幽、入聲夙。第七陽、第八肴、入聲藥。第九青、第十支、入聲錫。第十一蒸、第十二之、入聲職。第十三眞、第十四至、入聲質。（此韻無平上二聲字。）第十五文、第十六脂、入聲術。第十七元、第十八祭、入聲月。（此韻無平上二聲字。）第十九侵、第二十、入聲緝。（此韻無平上去三聲字。）第二十一談、第二十二、入聲葉。（此韻無平上去三聲字。）於舊有入者不改。舊無入者悉以入隸之。以入聲爲相配之樞紐。用戴東原說也。緝葉雖爲侵談之入。而不與侵談通。故二韻無平上去三聲字。用孔撝約說也。尤、侯之分。屋、夙之分。藥、鐸之分。用顧炎武說也。眞、元之分。尤、蕭之分。侯、魚之分。侵、談之分。用江愼修說也。支、脂之、之分。眞、文之分。質、術之分。用段若膺說也。脂、祭之分。用戴東原說也。東、冬之分。用孔撝約說也。蒼萃羣言。未嘗別爲一說。而與諸家所定之部分。無一同者。嘗取

六書音均表。重爲詮次。而俗事紛紜。又改竄無定。今承足下之問而縱言之。不識其有當於音理否也。詩三百篇。審音之細。用韻之嚴。實出唐宋詩人上。足下謂各國風謠。未免以方音叶句。僕竊以爲不然。五方之音不同。古猶今也。如以方音入韻。勢必眞針莫辨。實石不分。何以十五國之遠、三百餘篇之多。而所用之韻。較若畫一。其不同者。母、戎、興、難之屬。裁十餘字耳。此十餘字。古人必不止一音。如今韻中一字而兩收三收者。不可枚舉。使非韻書具在。而據詩賦之偶見者求之。亦將謂馮字入一東、不入十蒸。差字入四支、不入六麻。又或因馮之一字。而謂一東與十蒸通。因差之一字。而謂四支與六麻通。可乎不可也。若屈宋賦之用韻。與三百篇不同。漢魏人之用韻。與屈宋又不同。此則音隨時變。未可以一格繩之。段大令、錢少詹求其故不得。從而爲之辭曰合韻。曰轉音。夫韻各有音。合則非此音矣。音各有韻。轉則非此韻矣。毛西河古今通韻。二公皆知其非。而其所自爲說者。曰合曰轉。實卽通之別名。陰奉陽違。此僕之所甚惑也。足下又云。常武首章。江氏、段氏皆以祖、父、戎、國爲韻。竊疑國當作邦。漢人諱邦爲國。至今未更正耳。僕考江段二家。皆以祖、父、戎爲一韻。戒、國爲一韻。國與戒韻。不與戎韻也。戎有汝義。因有汝音。夫亦何嫌何疑。而欲改國爲邦以就戎耶。江氏之有功於韻學者。在分眞元爲二、侵談爲二、而尤、侯、幽別爲一部。不與魚、蕭二韻相通。其斷不可從者。則藥、鐸二韻。顧氏分隸魚蕭。而江氏反合之。其他分合移易之處。疎略牴牾。往往而有。然考證之學。大抵後勝於前。亦不必曲爲指摘。僕足疾未瘳。故書中所引詩辭歌賦。不能取本書、逐一對校。有可知者。具於別紙。詳之。聞尊疾十愈八九。欣羡奚似。輒陳管見、以備採擇。中多疵謬。想足

下自必直言無隱也癸巳大暑後二日.

與錢水西書

水西大兄閣下.承示趙爽釋疏證二卷.援據精博.考證詳明.正荀卿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世無通人.不得不以此事推袁矣.惟下卷乙卯說一篇.推論歷法.蔓衍五千餘言.其中可疑者甚多.約其大端.蓋有六焉.秦用顓頊術.史有明文.乃舍之而用殷術.一也.殷術從天正冬至起算.顓頊術從正月立春起算.判然不同.而謂顓頊術以殷術爲本.二也.謂後人依十二紀以造顓頊術.莫須有三字.固無以服天下.且月令昏旦中星.祇舉大綱.又安能依之以造歷.三也.春秋月日.經傳多不相符.江愼修謂當時王朝未必頒歷.各國自爲推步.今欲以殷術齊之.則左傳所記辛亥己丑兩冬至.先不能通.四也.大衍術議云.魯術南至又先周術四分日之三.而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故僖公五年辛亥爲十二月晦.壬子爲正月朔.今謂魯史以中氣例之.而改晦爲朔.鑿空無據.五也.推步日食.當從入交起算.漢唐以後.屢變益精.即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術.亦皆有元會、蔀會諸數.考課疏密.今於中西諸術.俱未究心.而徒以月日推求.焉能吻合.六也.弟嘗以顓頊術推步戰國月日、與史記、秦本紀.冥若合符.今閱此篇.不禁見獵心喜.試略言之.以備採擇可乎.

開元占經云.顓頊術.上元乙卯、至今開元二年甲寅、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十九算外.按開元甲寅.上距秦昭王十九年癸酉一千一.以減占經顓頊積年.餘二百七十六萬一十八.滿元法去之.餘一千二百一

十八。不滿紀法爲入紀年。以蔀法除之。得積蔀十六。（算外得癸巳蔀。）餘二爲入蔀年。以章月乘之。章歲除之。得積月二十四。餘十四爲閏餘。置積月。以月法乘之。日法除之。得積日七百八。餘六百九十六爲小餘。以旬周除積日。餘四十八爲大餘。命起癸巳算外。則正月辛巳朔也。依法推至六月。得大餘十六。小餘三百七十一。是六月己酉朔。七日乙卯。

兩文。九月、而今以六月釋之。何也。秦以建亥爲正。亦改月數。高文乃當時據實書之。秦之九月。於夏正爲六月也。史記秦本紀。則以建寅月數追改舊文。故歲首稱十月。歲終有閏。稱後九月。顏師古漢書注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是秦之改月。唐人已明言之矣。

自顏注外。亦有他文可證者乎。曰、有之。秦本紀。於始皇四年。先書拔暢有詭。三月軍罷。後書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此十月爲夏之七月。蓋沿秦史之舊。失於追改。（六國表作七月。）若謂歲首十月。則不當在三月軍罷之後矣。今推是年入顓頊癸巳蔀四十八年七月丁亥朔。四日庚寅。其證一也。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眞誥注。謂秦之七月、夏之四月。是亦誤沿秦史舊文。今推是年入顓頊壬申蔀五年四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其證二也。（是年七月丙子朔。無丙寅。）漢書高帝紀。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按夏之十月、日在尾箕、金水二星繞日爲輪。離太陽前後不過五十度。何由聚於東井。故魏書高允傳。謂五星實以秦十月聚東井。史家誤記於夏十月。其證三也。

謂秦幷天下。始用顓頊術。亦是想當然語。今檢諸書。凡得六事。在秦幷天下前。竝與顓頊術合。試歷數之。

秦本紀獻公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是年入乙亥蔀六十二年正月辛巳朔十日庚寅一也惠文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韓爲王是年八甲寅蔀四十二年四月甲寅朔五日戊午二也孝文王元年十月己亥卽位辛丑卒是年入癸巳蔀四十一年歲首十月壬申朔二十七日己亥三十日辛丑三也莊襄王三年五月丙午莊襄王卒秦本紀在四年蓋上冒孝文之一年也今從表是年入癸巳蔀四十四年五月癸巳朔十四日丙午四也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高注秦始皇卽位八年也是年入癸巳蔀五十二年八月甲子朔五也秦本紀始皇九年四月己酉王冠帶劍是年入癸巳蔀五十三年四月己丑朔廿一日己酉六也有此諸證則高文爲秦昭王十九年事更無疑義然是秦之九月非夏之九月席君謂秦不改月似忘卻漢書注一節而自春秋下逮始皇其閒四百餘年皆以殷歷推策則尤無根之說強古人以就我者也惟閣下裁之甲辰十一月十八日

答席小米書

小米先生足下去冬於錢水西處得讀大著趙鬲釋疏證曲暢旁通實足自伸其說鄙人於金石素未究心不敢強作解事惟於乙卯說篇稍參末議以顓頊術易殷術足下不以爲謬妄而節取之辱賜手書用意甚殷僕不勝知己之感矣然而尋繹之下終有未能釋然於心者輒以管見逐條辨論足下實事求是諒不以同異爲嫌也開元占經所載六術積年惟魯術有誤字無由得其立法之根前引大衍術議一條不過證魯史未嘗改晦爲朔而足下謂十二月當爲正月正月當爲二月則其惑滋甚蓋上文明云魯術

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今推魯僖公五年入周術壬子蔀第四章首。以辛亥日一分合朔冬至。則魯術合朔。當在辛亥日之二百八十六分。安得壬子爲二月朔乎。足下據史漢二書。謂秦用顓頊術。必在幷天下後。今考始皇二十六年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此史記文也。而昭襄王四十二年。先書十月、宣太后薨。繼書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書十月韓獻垣雍。繼書正月兵罷。則此時已以十月爲歲首。同是史記之文。何以自相矛盾。亦可見史文之不容過泥矣。又引淮南子。顓頊元起甲寅。較今法僅退一辰。謂秦術之作。距漢初不遠。宜若可信。然謂秦術必以甲寅紀元。不知秦術用超辰乎。不用超辰乎。用超辰則上元不值甲寅。不用超辰。則太歲安得與歲星相應。此鄙人所展轉推求、而未敢深信者也。（竊疑秦術本文但有距算。後人據其時之甲子。逆溯上元。故自漢初言之則曰甲寅。自東漢人言之則曰乙卯。大衍術議。謂顓頊術本起甲寅。呂不韋更考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爲上元。此求其故不得。從而爲之辭。上年與錢水西書。原屬一時興到之作。故但推經朔不及閏月。甚至莊襄王三年五月朔。誤以壬子爲癸巳。得尊札而覆勘之。不覺啞然失笑。然推是年歲首十月乙酉朔。壬戌小雪。在朔後三十七日。則歲前置閏而十月爲甲寅朔。依法推至五月。得辛巳朔。二十六日丙午。亦未嘗不與史記合也。足下據二世二年後九月。謂秦用顓頊術。其閏餘亦與殷周術同。此誠至當不易之論。今更以史記考之。二世元年入顓頊壬申蔀六年歲首十月甲辰朔。壬午小雪。在朔後三十八日。則歲前置閏。而十月爲甲戌朔。五日戊寅。故史記云十月戊寅大赦罪人也。二世三年入顓頊壬申蔀八年歲首十月癸亥朔。壬辰小雪。在朔後二十九日。則歲前置閏。而十月爲壬辰朔。依法推至八月得丁亥朔。十三日己亥。故史記云八月己亥。趙高欲爲亂

也。閏在歲終。故小雪必在十月。其餘十一中氣則不盡然。然則秦昭王十九年正月辛巳朔。逆推歲首十月癸丑朔。丁亥小雪。在朔後三十四日。則歲前置閏。而十月爲壬午朔。依法推至九月得丁未朔。九日乙卯。而於趙爲九月者。於秦爲十二月。如此則無疑於高文。且與殷術不謀而合。戴東原謂考古宜心平。凡論一事。勿以人之見蔽我。勿以我之見自蔽。故今之所推。不欲苟同前說。然顓頊術與殷術。雖不甚相遠。而戰國時之用殷術。亘古未聞。不若顓頊之略有根據也。至小司馬秦不改月之說。僕竊以爲不然。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周正改月。春秋具有明文。而詩三百篇之用夏正者。不可枚舉。然則漢初雖承秦建亥。而賈生之賦。淮南之書。何妨仍用夏正。史家敍事。既改月數。則所載詔書。自應追改。以從畫一。古人文網闊疏。夫亦何嫌何疑。而乃援以爲不改月之證乎。足下於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謂十爲七字之誤。固無不可。於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謂正月前當置閏。則斷不可通。夫秦法閏在歲終。自古迄今。竝無異說。續漢書律歷志。安帝延光二年。尚書令忠奏云。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爲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此漢人言秦事。當得其眞。如以無中氣置閏。則秦獻公四年。入殷術己酉蔀四十七年。閏餘十八。當閏十二月。而正月辛亥朔。安得有庚寅乎。史記商祖紀。不載五星聚東井事。必班氏採他書補入。故誤仍秦正。僕非自護其前說也。請於三證外更舉一證。古詩明月皎夜光篇。上言玉衡指孟冬。下言秋蟬鳴樹間。秋蟬而在孟冬。則孟冬爲建申之月。非時月俱改乎。文選注云。漢之孟冬。今之七月。又云。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是則上冬下秋。不嫌岐異。與七月詩前言何以卒歲。後言曰爲改歲者。其例正同。幸更詳之。方今歷學大明。夐絕前代。

惟經生不能知今而術家又疏於考古故中西之法無由融會而得其通僕性好此學而用志多岐忽忽二十餘年未能深造辱承下問用敢對以所知不識足下更有以教我否乙巳三月十一日

又答席小米書

接讀手教辭氣和平不復堅守前說但先入爲主未肯降心以相從耳孟子謂不直則道不見故敢再抒鄙見以質諸左右尊札謂以今法求之六王秦一之間不特不當用殷術亦不當用顓頊竊以天道至大非一人一時之術所能御測未來者當以新法考已往者則當各如其本法足下亦知鄭韋二君注書不用乾象而乃援新術以駁古法且謂黃帝六家之術無一而可何以數行之內自相乖違至此也歷法古疏今密則有之矣要其立法之初亦皆有所驗於近事況秦宣公十二年初志閏月史有其文矣己巳顓頊秦以施用劉洪又明言之矣其餘諸國亦必各有推步之術特以去古久遠文獻無徵今謂當時本無歷紀然則亦若洪荒之世未有甲子而以草木之榮枯爲歲候乎必不然矣大衍術議所引之洪範傳乃尚書大傳文大傳在宋時已多亡佚故陳振孫謂即板刻闕晁公武謂首尾不倫今雅雨堂本雖脫此條而吳興董氏所輯已收入洪範篇安得臆斷以爲出劉向五紀論也蔡邕月令論引顓頊歷不言閼蒙攝提格之歲而淮南大傳竝言元起甲寅則漢初有此說然何以決其爲秦術本文爾雅一書張揖謂其始於周公而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遞有增益何以決釋天一篇之必出於漢緯書雖言起于哀平而呂氏春秋觀表篇已有綠圖幡薄之語列子有形生於無形一段即乾鑿度文則其書亦萌芽于戰國命歷序

未知果出哀平時否。卽出哀平。又安知其非沿用淮南大傳之文也。古詩十九首。非一時所作。其說不自李善始也。玉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八首爲枚乘作。文心雕龍。以孤竹一首爲傅毅作。朱竹垞又謂驅車上東門行本樂府雜曲歌辭。生年不滿百一首、則取西門行古辭。裁翦長短句作五言。是其不出一時。更無疑義。今論玉衡指孟冬、而引孟冬寒氣至以淆之。又強解爲周正。而移其時於周秦閒。試思北風慘慄。豈是八月中語。且梁陳人所說。反不若熊君之可信乎。韓詩外傳。本屬漢人手筆。第七卷載東郭先生梁石君事。則成書當在其後。既言漢書。何不可引漢詩。熊君之學。未知於詩何如。卽此以觀。殆亦好爲異論、而居之不疑者耳。足下又謂欲知秦正改月與否。但取五星聚東井一事。設差步之。則尤不可解。五星之聚。無論秦三年與漢元年。皆秋七月也。則皆秦正之冬十月也。曩謂班氏不諳術法。誤繫於十月下。然則或誤前爲後。或誤後爲前。無乎不可。今謂秦三年則不改月。漢元年則改月。此何故也。後魏崔浩謂高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于血井。非十月也。大衍術議云。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從歲星也。於秦正歲在乙未。夏正當在甲午。是五星聚於秦二世三年秋。古人已有定論。何必精天學者始能決之也。統閱尊札。惟論大衍術議一條。差爲近理。然以魯術積年。依四分法推步。不特不合於春秋。亦併不合於大衍術議。自惟學識謭陋。姑闕所疑。今謂魯術庚子元。在甲寅元後千二百四十六年。尋繹史文。毫無影響。足下自謂未見開元占經。故以占經六術積年。具錄於左。倘能因端竟委。而吻合於漢唐諸志之文。俾古人之法。晦而復明。廿載之疑。渙然冰釋。亦天學中一大快也。無任翹企之至。

乙巳四月廿三日.

讀冬至權度書後

劉宋孝武帝大明五年辛丑歲十一月乙酉冬至.江氏據祖沖之所測壬戌丁未二日之景.推得兩心差四〇三五二.定冬至在乙酉日子正後十六刻.冬至權度一卷.最用心者在此條.最紕繆者亦在此條.今錄其原文.詳加駁辨.使知天運密移.非巧算所能御.後之掔法造歷者.尙其愼諸.

江氏云.一推此年平冬至.二十一日十六小時五十二分四十一秒.建康加八分四秒.在乙酉日酉初初刻四十五秒.　一推此年高衝行.按元至元辛巳前四年丁丑.高衝與冬至同度.上距此年八百十五年.約四百年行七度.則此年高衝在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　一推此年十月十日壬戌經度.按史.壬戌景長一丈七寸七分半.以三率法求得餘切一三四七.檢表此日午正日高三十六度三十五分二十四秒.表所得者太陽上邊之景.宜減太陽半徑十五分二十九秒.得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十九分五十五秒.加視差二分二十三秒.減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得實高三十六度二十一分五十一秒.距天頂五十三度三十八分九秒.建康極出地約三十二度.以減距天頂度.餘二十一度三十八分九秒.爲本日午正高赤距緯.設此時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十四分.爲壬戌午正.距冬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時午初三刻七分半.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平時二十三日五小

時八分二十五秒太陽平行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以減全周得十一宮七度七分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經度按中丁未景長一丈八寸一分太以三率法求得餘切一三五二二檢表此日午正日高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減太陽半徑十五分二十六秒加視差二分二十四秒又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得實高三十六度十五分三十四秒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減極高三十二度餘二十一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設此時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一檢表二十二度三十七分六秒爲本日午正距冬至實經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平時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一推此時小輪半徑差以本年高衝在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距平冬至度餘八度三十六分五十秒查日躔表減十八分四十八秒化一千一百二十八秒爲一率舊表兩心差三五八四爲二率又於壬戌經度內減平行餘二十一分十秒化一千二百七十秒爲三率求得四率四〇三五二爲此時兩小輪半徑併　一推定冬至前壬戌日午正太陽平行十一宮七度七分十秒至乙酉日子正二十二日半平行二十二度十分三十八秒加壬戌午正平行度此時平行十一宮二十九度十七分四十八秒加高衝十四度十六分滿周天去之餘十三度三十四分爲引數以此時兩小輪半徑併算之約加均三十二分奇加前子正平行在十一宮二十九度五十分末

滿周天者十分爲時。約四小時。定冬至在子正後十六刻有奇。

論曰。前以壬戌、丁未二日之景。各求其太陽實經度。後求小輪半徑。乃舍丁未而專用壬戌。此大謬也。試以高衝距冬至度加丁未太陽平行。得一宮五度四十四分四十八秒。查日躔表加一度十三分二秒。化四千三百八十二秒爲一率。舊表兩心差三五八四爲二率。丁未經度內減平行。餘一度八分十八秒。化四千〇九十八秒爲三率。求得四率三三五一七。是兩心差古小今大。與江氏之說正相反矣。天行有漸差而無僭差。豈容四十五日之中。兩心差頓減百萬分之六千八百三十五。卽令江氏聞之。有不啞然失笑者乎。

兩心差無驟增驟減之理。則前所得之兩心差。必非眞數。今試抉其病根。則由高衝行之太疾也。當時高衝距冬至實未至十四度十六分。而江氏強以十四度十六分算之。壬戌平行在高衝前。其距高衝之度差而少。故均數視今表爲多。丁未平行在高衝後。其距高衝之度差而多。故均數視今表爲少。均數多則兩心差大矣。均數少則兩心差小矣。其實高衝歲行一分三秒之率。稽諸古測。影響全無。而欲用以推大明時之冬至。不亦過乎。

高衝之有行分。自西人始也。然九執歷定最高在夏至前十度。回回歷每歲高行五十八秒。西法舊率止四十五秒。至南懷仁增爲一分一秒。噶西尼增爲一分三秒。可見最高之行。古遲今疾。而江氏欲以一分三秒齊之。此必不得之數也。杜預云。歷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江氏之說。可謂爲合以驗天矣。

今試以一分三秒之新率更增而多。則壬戌日距高衝益近而以均數求之。其兩心差亦益大矣。又試以四十五秒之奮率更減而少。則壬戌日距高漸漸遠而以均數求之。其兩心差亦漸小矣。然壬戌之兩心差益大。則丁未之兩心差益小。壬戌之兩心差漸小。則丁未之兩心差漸大。何也。高衝移而前則前引數少而後引數多。高衝移而後。卽前引數多而後引數少也。無定若此。將何所恃以爲起算之端乎。

江氏意中。先有兩心差古大今小之說。故壬戌景長可以附會者則用之。丁未景長必不能牽合者。則舍之。是祖氏所測。一誤一不誤。而史志之文。亦半可據半不可據也。且旣以丁未之測爲不足據。卽當弃置不論。復以西法推太陽實經度。將何所用之。一簡之中。頓成矛盾。豈非天奪之鑒。與吾今日以口實哉。

又輒以已意增損時差。尤爲異事。夫時差有二。升度差與均數差也。依江氏算。壬戌午正實行距冬至二十三度十四分。距高衝八度五十八分。於今法當減。升度差七分廿四秒。均數差一分十八秒。丁未午正實行距冬至二十二度三十七分。距高衝一宮六度五十三分。於今法當加升度差七分十五秒。均數差五分。今江氏所推。壬戌日減七分二十九秒。丁未日加二分三十五秒。升度差耶。均數差耶。抑升度差與均數差之併耶。則皆無一合矣。

兩測實行距冬至之度略等。故升度差亦略等。其距高衝則前近後遠。故均數差亦前少後多。江氏所推。正與算理相反。何悖謬至此。而反詆統天之距差、躔差、授時之百年長一。皆爲無理之法。是身若侏儒而譏防風氏爲短小也。夫以西人積候之多。用算之巧。猶曰定歲用最高差。平歲用授時消分。未敢蔑弃古

法也。江氏乃以無理之法詆古人哉。

均數時差之多寡。由距高衝之遠近而定也。高衝誤則均數時差亦誤矣。日半徑與視差之大小、亦由距高衝之遠近而定也。高衝誤則日半徑與視差、亦皆誤矣。

然則大明五年之高衝。當在何度。曰凡距高衝前後之度等者。者均數亦必等。亦壬戌丁未距冬至之度略等。而壬戌均數二十餘分。丁未均數至過一度。可見壬戌日近高衝。故均數小。丁未日遠高衝。故均數大也。以此兩均數與兩平行比例求之。得高衝之所在矣。

法以壬戌午正距建康平冬至二十三日五小時四十五秒。加升度時差七分廿四秒。得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九秒。太陽汎平行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一秒。與實經度相減。得汎均數二十一分九秒。乃以周天三百六十度。與太陽一日平行五十九分八秒之比、同於汎均數與均數時差行之比。而得時差行三秒。以加汎平行得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四秒爲定平行。以減汎均數得二十一分六秒爲定均數。又以丁未午正距建康平冬至二十一日十八小時五十九分十五秒。加升度時差七分十五秒。得二十一日十九小時六分三十秒。太陽汎平行二十一度二十九分。與實經度相減。得汎均數一度八分六秒。乃以周天與太陽一日平行之比、同於汎均數與均數時差行之比。而得時差行十一秒。以加汎平行得二十一度二十九分十一秒爲定平行。以減汎均數得一度七分五十五秒爲定均數。

平行與均數。皆有汎有定。何也。高衝之所在未定。則均數時差無從而知。必以汎平行與實經度相較。得

汎均數。然後可與太陽平行爲比例、而得時差行也。若日半徑與視差。雖因距高衝之遠近而殊。而其差甚微。可以不計。故太陽實經度。竝依江氏原數。爲省算云。

乃以前後兩定均數相併。得一度廿九分一秒爲一率。前後兩定平行相併。得四十四度二十二分五秒爲二率。前定均數廿一分六秒爲三率。求得四率十度三十一分。卽壬戌日距高衝度。查日躔表減均廿二分五十三秒。較古測多一分四十七秒。又於壬戌定平行內減距高衝度。得高衝在冬至前十二度二十一分五十四秒。以加丁未定平行。得距高衝一宮三度五十一分五秒。查日躔表加均一度九分四十秒。亦較古測多一分四十五秒。

兩心差古大今小。西人言之鑿鑿。而祖氏所測、反小於今。誠不可以理解。然壬戌均數比今表少一分有奇。故丁未均數亦比今表少一分有奇。此無不可以理解者也。如江氏所算。前均數視今爲盈。而後均數又視今爲縮。則眞不可解矣。

置此年高衝距冬至度。加康熙甲子最卑行七度十分十一秒。得十九度三十二分五秒。以距算一千二百二十二除之。得高衝歲行五十八秒。與回歷合。

又以高衝距冬至度。查日躔表得加均二十六分五十一秒。變時得十小時五十三分四十七秒。以減建康平冬至。得二十一日六小時六分五十八秒。在乙酉日卯正初刻七分。當時以前後景折算子正後三十二刻冬至。僅差七刻。

據前所算高衝已在冬至前十二度奇矣而以前後景折算冬至所差亦不滿二小時可見古人立法之善不容妄肆譏評江氏所推高衝行度既多一度五十餘分而又妄增兩心差十萬分之四百五十一遂謂祖氏所推後天十五刻矣然史文具在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乎

江氏以地谷所用歲實上攷冬至見其後天故增最卑行與兩心差以就之而此條以西法通古測尤其根柢所在不意徵之算術則最卑行反遲而兩心差反小粉碎虛空更無立腳處矣善乎錢詹事之言曰知其所可知而不強通其所不可知庶幾儒者知數之學江氏於歷算非一無所得惟於不可知者而強欲通之故舛謬至於此極耳余亦頗有此失當以江氏爲前車之鑒焉

讀地球圖說書後

噶西尼新法謂太陽靜而地球動人聞是說鮮不駭且惑矣今按尚書考靈耀云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亦三萬里春秋三分其中矣地恆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座舟行而人不覺也（御覽三十六河圖緯亦有此文文選勵志詩注鄭注考靈耀云地與星辰俱有四游升降四游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游春分西游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季復正自立夏之後北游夏至北游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游秋分東游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游冬至南游之極地則升降極上至冬季復正爾雅釋天疏釋其文義蓋以最高爲北游之極最卑爲南游之極中距爲東西游之極也既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則不能不旋轉而成圓形而

鄭言四季復正者。以其界於高卑中距之中。前後各四十五度耳。故言北游之極。則曰升降極下。在地爲極下者、在天爲最高也。言南游之極。則曰升降極上。在地爲極上者、在天爲最卑也。言東西游之極。則曰升降正中。於高卑爲適中者、實行與平行等也。鄭注考靈耀又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當正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而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漸漸而下。（爾雅釋天疏。）此條專言升降。不言四游。而實與四游之義互相發。錢竹汀援以爲日行高卑之證。其說良是。特不知所謂升降者。升降於日輪之四周。而徒以近日爲升。遠日爲降。故於四游之說。不能無疑於心。而竟置不論。今具列其說觀之。知新法實本緯書。而人在舟中之喻。尤爲若合符節。古人可作。當有相視而莫逆者矣。

或曰。新法言地球自西而東。右旋一周而爲一歲。今四游之序。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則是左旋也。二說何以能合爲一乎。曰。以地球靜太陽動觀之。太陽固右旋也。則設太陽靜而地球動。亦必爲右旋無疑。而四游之說。乃類於左旋者。蓋以日行盈縮言之也。普天下人皆以近日爲南。遠日爲北。冬至地距太陽極近。則角度大於積度。而實行疾於平行。是爲南游之極。冬至後地距太陽以漸而遠。其疾漸減。至於春分而升降正中。則實行與平行等。然而積疾之多。正在春分。人從地面測之。則見太陽在平行之東二度有奇。爲疾差之極大者。故春分爲西游之極也。夏至地距太陽極遠。則角度小於積度。而實行遲於平行。是爲北游之極。夏至後地距太陽以漸而近。其遲漸減。至於秋分而升降正中。則實行與平行等。然而積遲之

多正在秋分人從地面測之則見太陽在平行之西二度有奇爲遲差之極大者故秋分爲東游之極也蓋就每日之實行言之則二分與平行同而二至之盈縮極大故以二分爲升降正中而二至爲升降上下之極也統前後之積差計之則二至爲盈縮起算之端而二分之積差極大春分疾差二度奇太陽在平行東則地爲西游之極矣秋分遲差二度奇太陽在平行西則地爲東游之極矣然則新法與古法同乎曰亦不同也新法恆星終古不動而古法星辰亦有四游則古法爲尤善矣恆星距地雖遠然謂太陽不動而地球行乎四周以地半徑計之距日最遠二萬二千三百七十四最近二萬一千六百廿六夫以四萬四千倍地半徑而加減於恆星天距地之數則必同一時而某方視某星較近某方視某星較遠又必同一地而某時視某星較近某時視某星較遠安得均無遠近而地上地下各六宮乎古法星辰四游竝與地同故星辰距地無四時遠近之殊而太陽終古不動地旋轉於本心復循環於本輪因有晝夜永短冬夏盈縮之異前人皆以誕妄訾之卽梅穀成亦謂地惟至靜故能載萬物必無升降之理少見多怪眞緯書之一厄矣王述庵歷舉緯書之有裨於經者謂其原本聖門非後人所能臆造余論新法而有取於四游升降之文竊以王說爲不可易云

讀外臺祕要書後

此書成於天寶十一載王冰注素問未出也而引素問卷數與王本同蓋後人所妄改引靈樞經稱九卷與甲乙經及傷寒論序合引甲乙經有庚卷第七又有辛卷第八疑甲乙經原止十卷以十干分題後人

以其文繁。乃析爲十二卷。然皇甫謐自序。亦云十二卷。則不可解矣。引傷寒例三條。直稱王叔和。蓋唐以前人。皆知此篇爲叔和作。未嘗混入正文。成無已不分朱紫。一概爲之訓釋。後人攷之不詳。指摘與回護。兩無當也。引金匱要略。竝稱傷寒論。可見其時傷寒金匱。未分爲二書。仲景自序。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卒卽雜之壞字。止稱傷寒論者。省文耳。非謂其書專論傷寒也。但序稱十六卷。而外臺所引有十八卷。則唐人所見。已不能無離析增加之失。流傳至宋。又取其中論雜病者。別爲金匱要略。愈遠而愈失其眞矣。十八卷之原次。不可得見。今以外臺所引彙而錄之。第二卷桂枝湯、乃太陽方。（凡言某經某證。竝以外臺所引原文定之。非一方止治一病也。）第三卷麻黃湯、葛根湯、竝太陽方。小柴胡湯、小建中湯、竝太陽轉屬少陽方。第四卷大陷胸湯及丸、小陷胸湯、半夏瀉心湯、大柴胡湯、柴胡桂姜湯、文蛤散、白散、竝太陽誤治救逆方。第五卷大承氣湯、茵蔯蒿湯、豬苓湯、竝陽明方。第六卷半夏散及湯、眞武湯、竝少陰方。乾薑黃連人參湯、乃厥陰方。瀉心湯乃狐惑方。第七卷葛根黃連湯、乃太陽轉屬陽明方。第八卷甘草乾薑湯、炙甘草湯、竝肺痿方。第十卷調胃承氣湯、白虎加人參湯、竝太陽轉屬陽明方。第十一卷桂枝附子湯、附子白朮湯、竝濕證方。第十四卷豬膏髮煎、麻黃醇酒湯、小半夏湯、五苓散、茵蔯五苓散、大黃消石湯、梔子大黃湯、消石礬石散、竝黃疸方。黃芪芍藥桂酒湯、桂枝加黃芪湯、竝黃汗方。第十五卷大鼈甲煎、小柴胡去半夏加栝樓湯、牡蠣散、蜀漆散、竝瘧證方。烏頭赤石脂丸、桂心生薑枳實湯、竝心痛方。大烏頭煎、抵當烏頭桂枝湯、當歸生薑羊肉湯、柴胡桂枝湯、竝寒疝方。橘皮枳實湯、栝樓薤白白酒湯、栝樓薤白半夏湯、竝胸痺方。第十六卷理中湯、亦胸痺

方。柏葉湯、黃土湯、竝吐血方。小半夏湯、（也與十四卷方同證異。非重出也。後倣此。）半夏加茯苓湯、生薑半夏湯、小橘皮湯、豬苓散、四逆湯、大半夏湯、黃芩湯、竝嘔吐方。第十七卷百合知母湯、百合滑石代赭湯、百合鷄子湯、百合地黃湯、竝百合方。理中湯、附子粳米湯、四逆湯、通脈四逆湯、竝霍亂方。第十八卷小靑龍加石膏湯、越婢加半夏湯、竝肺脹方。桔梗白散乃肺癰方。其卷一、卷九、卷十二、卷十三、未見徵引。大約十卷以前。卽今傷寒論文。十一卷以後。卽今金匱要略文。惟狐惑、肺痿二證。前於六經之中。不知何義。諸方亦或顚倒失次。疑傳寫有誤字耳。宋王洙在館閣。於蠹簡中。得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上辯傷寒。中論雜證。下載各方。則其時猶未分爲二也。林億校金匱要略序云。所論傷寒文多簡略。故但取雜病以下。止服食禁忌二十五篇、二百六十二方。而仍其舊名。蓋傷寒雜病之分。自此始矣。仲景原書。先以六經提共綱。次以諸證詳其目。傷寒中兼有雜病。雜病亦不外於六經。外臺所引。彼此參錯。不復可分。深得仲景立言之旨。林億等截分爲二。祇覺傷寒論中之文。支離重複而不適於用。蓋古書之不可擅改也如是。明人校刻外臺祕要。乃於方下附注云。此金匱要略方。非傷寒論方。閱之令人失笑。彼於醫籍源流。茫然不解。乃敢妄下雌黃。亦異事也。首卷引陰陽大論文二百餘字。與傷寒例同。蓋唐時此書尙存。故王冰取以補素問之缺。今自運氣七篇外。僅存此條。其可寶爲何如。喻嘉言、程郊倩、集矢於王叔和。乃幷其所引陰陽大論而疑之。錢天來等至解內經多傷於寒。爲冬傷寒水之藏。且謂寒邪凜冽、中人卽病。非若暑濕之能伏處身中。不思內經論溫瘧。明言冬中于風、寒氣藏于骨髓之中矣。亦得以冬傷寒水之藏釋之耶。醫家好以臆見詁經。無異郢

書燕說。一緣讀書不廣。兼亦無書可讀。唐以前醫書存者僅十餘種。竝多脫誤。外臺所引。如小品方、經心錄、延年祕錄、古今錄驗、崔氏、深師、許仁則、張文仲、刪繁、廣濟、備急、救急、近效、必效諸方。今已亡佚殆盡。脫簡譌字。無從是正。安知數百年後。不幷此書而亡之也。近孫淵如頗好古書。取十七卷所引素女經、四季補益方。刊入平津館中。不知三十四卷。尚有素女經八瘕方。失于採錄。可謂疏略之甚。時下醫流。舍本逐末。求如淵如者而不可得矣。興言及此。爲之慨然。

讀浙江圖考書後

此書據班志以釋禹貢。兼採說文、水經注、鄭康成、郭景純諸家之說。六通四闢。殊塗同歸。其於三江下流。考之詳矣。惟初學記引鄭康成說。以江、漢、彭蠡爲三江。則直斥爲譌文。夫類書展轉援引。安必無譌。鄭氏尚書注已不傳。徐堅所引。又鄭孔竝稱。何必不在存疑之例。然卽導水經文。反覆尋繹。覺其說之犖然有當于心。縱令此注不出康成。自足信今而傳後。況唐人所引。去古未遠者乎。何則。經于嶓冢導漾之下。明言東爲北江。岷山導江之下。明言東爲中江。是北江屬漢。中江屬江。經有明文矣。南江雖不見經。而導漾云。東匯澤爲彭蠡。導江云。東迤北會于匯。則南江原委、亦已了然。鄭注以彭蠡爲南江者。就其上流言之。又以東迤爲南江者。就其下流言之。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諸家以江、漢、彭蠡釋三江。本不誤。誤在不知下流之分爲三。而謂三江同爲一江以入海。故蘇氏有味別之說。程氏有一江三名之說。而近世胡朏明直謂三江紀其合。不紀其分。則與經旨大相違矣。若鄭注云。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又云。三江分於彭蠡爲

三孔。東入海。以班志證之。漢在江北。故其下流至毗陵入海者。地亦在北而謂之北江。彭蠡在江南。故其下流至餘姚入海者。地亦在南而謂之南江。江在漢與彭蠡之中。故其下流出蕪湖至陽羨入海者。地亦在中而謂之中江。始則合三爲一。繼則分一爲三。辨方命名。確不可易。阮氏徒知既分後之三江。而不知未合時之三江。則經文以北江、中江、分隸江漢之義。何自明乎。彭蠡亦有上源。非專賴江漢之匯以成其澤。朱子辨之甚詳。阮氏謂彭蠡自屬於漢。南江自屬於江。界若鴻溝。幾於不通文理。蓋經序漢水。自當以漢爲主。但云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則彭蠡之匯。明是江漢共之矣。不成云南入于江、東與江共匯澤爲彭蠡、然後爲明白耶。東迤者、南江也。北會于匯者、南江與中江會于震澤也。雖兼南江。而實以中江爲主。今以辭害意。直以南江爲岷江之下流。則下文東爲中江入于海。何以不及南江。豈經文有疏漏處耶。錢氏三江辯云。漢源于北。故以北江屬之。江源于南。故以中江、南江屬之。其失正與此同。皆由撥棄鄭注。而不知彭蠡之爲南江耳。考之南史王僧辨傳。陳霸先自嶺南起兵討侯景。出南江。行至湓口。胡三省云。贛水謂之南江。唐張九齡都督洪州。有望南江入始興郡路詩。又自豫章南還江上作云。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豫章水之爲南江。歷有明證。非鄭氏一人之私言。彼好爲異論者。可以廢然返矣。又禹貢三江。雖言人人殊。而松江自震澤東北入海。古今不聞改流。阮氏泥于班志南江在吳南之文。謂中江必在吳北。尤爲膠固之甚。凡曰笠澤、曰松陵、曰吳江、曰松江。皆禹貢之中江也。阮氏以南江出湖南折趨杭之水當之。則併松江之名而移于浙。徵之古籍。無一合者。原其意不過謂禦兒以北。已非越地。越之伐吳。不應

遽至中江耳。然春秋時去古未遠。雖日尋干戈。而邊境漫無防禦。齊莊公之伐晉也。入孟門、登太行、封少水而還。晉于其還也。使趙勝率東陽之師追之。而平日之守備無有也。吳闔閭之入楚也。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楚司馬戌議塞大隧直轅冥阨。以邀其歸路。而平日之控扼無有也。此等險要之區。猶且宴然弛備。敵兵如入無人之境。況越之伐吳。由南江泝流而上、至于中江。固甚易事耳。笠澤之戰。國語明言吳王軍於江北。越王軍于江南。可見此江自西而東。非自北而南也。今乃指爲南江出湖南折趨杭之水。顯與傳文不合。中江既爲吳越交兵之處。則在吳南而不在吳北。理亦甚明。而阮氏必欲反之。吾不知其何說矣。至陽羨以西。漢魏時已多湮塞。故水經沔水篇。有北江南江而無中江。郭氏之說。雖不殊於班志。而以北江爲岷江、中江爲松江。已與導水經文違異。蓋是時中江之流。不絕如綫。遂以北江爲大江之經流。其後中江、南江。皆不與大江相屬。三江僅存其一。而古書多不可通。史記正義。引括地志。直謂三江合爲一江入於海。此就當時水道言之。原無錯誤。特不當據之以釋禹貢耳。嗚呼。岷江之爲中江。經文甚明。而魏晉後移其名於北江。阮氏又移其名於南江。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也。吾松之人。無不知有松江。語以松江卽大江之經流。未有不駭且惑者。明郝敬謂天下少讀書人。非妄語也。

讀周髀算經書後

此書廢棄已千餘年。雖以梅定九、戴東原諸公。竭力表章。而終不克大明於世者。以其所言周徑里數。皆非實測故也。今按經文首章卽云。笠以寫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爲笠也。青黑爲表。丹黃爲裏。以象天

地之位。而七衡圖後又云。凡爲此圖。以丈爲尺。以尺爲寸。以寸爲分。分一千里。凡用繒方八尺一寸。然則經中周徑里數。皆爲繒圖而設。非其眞也。天本渾圓。而繒圖之法。必以視法變爲平圓。既爲平圓。則不得不以北極爲心。而內衡環之、中衡環之、外衡又環之。夫外衡之度。本與內衡等也。而自圖視之。則內衡之度最小、中衡稍大。外衡乃極大。此其出於不得已者一也。三衡之度。犖細不同。繒圖之法。必核其實。若以中衡爲主而齊之。則內外衡之度、多寡不均。且奇零難盡。故必變度數爲里數。而取數始眞。此其出於不得已者二也。中衡距北極九十一度二五五。本爲周天四分之一。而自圖視之。半徑六十〇度五〇八七。僅得周天六分之一。惟內衡距北極六十六度七九七五。與半徑略相近。故中外衡距極里數。竝以內衡度法起算。此其出於不得已者三也。然半徑六十〇度五〇八七。而內衡距北極六十六度七九七五。兩數相差五度二九八八。乃以黃赤二極聯爲一綫。於此綫上距北極五度二九八八。指一星以爲識。命曰北極璇璣。一晝夜左旋一周。而過一度、恆以冬至夜半加子、春分夜半加卯、夏至夜半加午、秋分夜半加酉。十二月建之名。因之而起。此借象之第一根也。當時實測內外衡相距四十九度九二一〇。半之得二十四度四六五五。即黃赤大距。加璇璣距北極五度二九八八。得三十〇度七五四三。適合周天十二分之一。夫中衡距北極。本周天十二分之三也。而中衡距內衡。又爲周天十二分之一。則內衡距北極。必爲周天十二分之二。而與外衡距內衡之度相等。此借象之第二根也。里數之根。無所取之。乃於王城立八尺表以測日景。夏至午正一尺六寸。冬至午正一丈三尺五寸。其較爲一丈一尺九寸。即命十一萬九千里爲外衡距內衡數。亦即爲內衡距北極數。此借象之

第三根也乃置十一萬九千里倍之得二十三萬八千里卽內衡徑三之得三十五萬七千里卽中衡徑四之得四十七萬六千里卽外衡徑以度命之內衡距北極六十〇度八七五〇內衡距中衡中衡距外衡各三十〇度四三七五若與實測不符而中衡距北極九十一度三一二五內衡距璇璣北游六十六度七五七九外衡距璇璣南游百十五度八六七一皆與實測所得不約而同且黃赤極竝無象可見今以璇璣表之可以測北極之高下焉可以得黃極環繞北極之象焉可以明天左旋日右旋一歲而差一周天焉嗚呼可謂巧之至矣但其理隱于法中而未嘗明言其故自趙君卿以下隨文衍義未有能闡其微者戴東原直指北極璇璣爲黃極則璇璣徑二萬三千里而內衡距外衡十一萬九千里判若天淵何可混而爲一錢竹汀以璇璣爲近北極大星似矣而以十一萬九千里爲內外衡相距之實數則黃赤大距三十〇度四三七五亦振古未聞之異說皆由不知周髀爲繪圖之法且其圖爲借象而非實數故耳余於是書蓋嘗展轉思之而不得其解後閱西人渾蓋通憲見其外衡大於中衡與周髀合而以切綫定緯度則其度中密外疏無一等者乃恍然悟周髀之圖欲以經緯通爲一法故曲折如此非眞以地爲平遠而以平遠測天如徐文定公所謂千古大愚者也況地圓之理經中已不啻三令五申安得復生異說故爲此論以明其故云

讀山海經

海外自東北陬至西北陬者東西二字當互易下文敍次皆自西而東非自東而西也淮南地形訓云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其次第與山海經正相反益見

經文東西二字爲傳寫之誤矣。

海內西經東胡下四節當在海內北經舜妻登比氏節之後。東胡在大澤東。卽蒙上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之文也。海內北經蓋國下九節當在海內東經鉅燕在東北陬之後。蓋國在鉅燕南。卽蒙上鉅燕之文而朝鮮、蓬萊、並在東海。亦灼然可信也。海內東經國在流沙下三節當在海內西經流沙出鍾山節之後。上言流沙。故接敍流沙中外諸國。下言昆侖墟、昆侖山。故繼以海內昆侖之墟在西北。脈絡連貫。更無可疑。不知何時三簡互誤。遂致文理斷續。地望乖違。今爲移而正之。竟似天衣無縫。作者有靈。當驚知己于千古也。

讀研六室文鈔書後

以東房西室爲燕寢之制。自不可易。但謂大夫士正寢亦左右房。則襲陳李諸家之說。未敢信以爲然。何也。士喪禮。言房者四。言房中者一。士虞禮。言房中者一。言房者二。竝無東西左右之名。諸家惟據聘禮、賓退負右房而立。謂大夫士亦有右房。又據鄉飲酒禮。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謂有左房、東房。則必有右房、西房。遂疑鄭說爲誤。然按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鄭注、館者、必於廟。是大夫士之右房在廟不在寢也。王制有寢不踰廟之文。則寢之制。應殺於廟。且鄭氏固謂大夫士東房西室者。而於聘禮退負右房之下。不置一詞。亦以廟有兩房。上下所同。不待言而可解疏。謂於正客館非廟。故有右房。此欲求合于東房西室之制。而不知顯與鄭注違也。鄉飲酒禮行於庠序。饋食禮行於廟。皆不得援

之以說。正寢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廟有東西房故有東西廂寢東房西室則無東西廂。此卽大夫士寢廟不同之明證矣。諸家因顧命路寢有西夾。乃以釋宮寢爲廟後之寢。竊謂顧命西夾自是天子之制。與大夫士不同。鄭氏固云人君左右房矣。釋宮廟與寢對文。對不可以廟寢釋之。昏喪諸禮。凡在寢者。竝不言夾室。既無夾室。則亦無廂名。惟士喪禮。主人降襲絰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此鄭氏偶失檢。當云東堂耳。自賈疏不明寢廟之異。妄生臆解。致陳李諸家。聚訟紛紛。迄無定論。今謂正寢左右房。燕寢東房西室。是又得其一而失其一。求之鄭注無有也。求之經文亦無有也。請還質之胡公。

同里顧君尙之、居與吾家隔一牛鳴地。君幼以神童稱。補博士弟子後。奮志古學。予家故多藏書。君時來求借。予總角時嘗見之。盈尺之書、挾去數日卽還。輒言書中大旨及利鈍所在。歷歷如指諸掌。於歷、算、醫術。尤博通精義。會從父通守公校輯守山閣叢書及指海。君實佐成之。凡十餘年。晚歲造詣益進。著作等身。詳具張君所撰別傳。咸豐辛酉。遭亂奔走。家門多故。鬱鬱病沒。所著惟纂輯帝王世紀。通守公嘗爲之序。刊於指海第六集。九數外錄、刊於上海制造局。禹貢便讀、刊於家。其推步簡法三種。近爲從孫潤道、潤功所刊。餘皆未刻。哲嗣漱泉明經藏於家。每咄咄以散軼爲慮。予謂豐城之劍。和氏之璧。必無久掩之理。第顯晦自有時耳。此卷乃君雜著文字。亦張君所編。雖吉光片羽。而其學問本末已可概見。茲補刊於叢書之末。世有好古之士。羅其全帙而授之梓氏。以爲顧氏一家言。誠儒林之鴻寶也。因幷以張君別傳棄之。賓之錢培名跋。